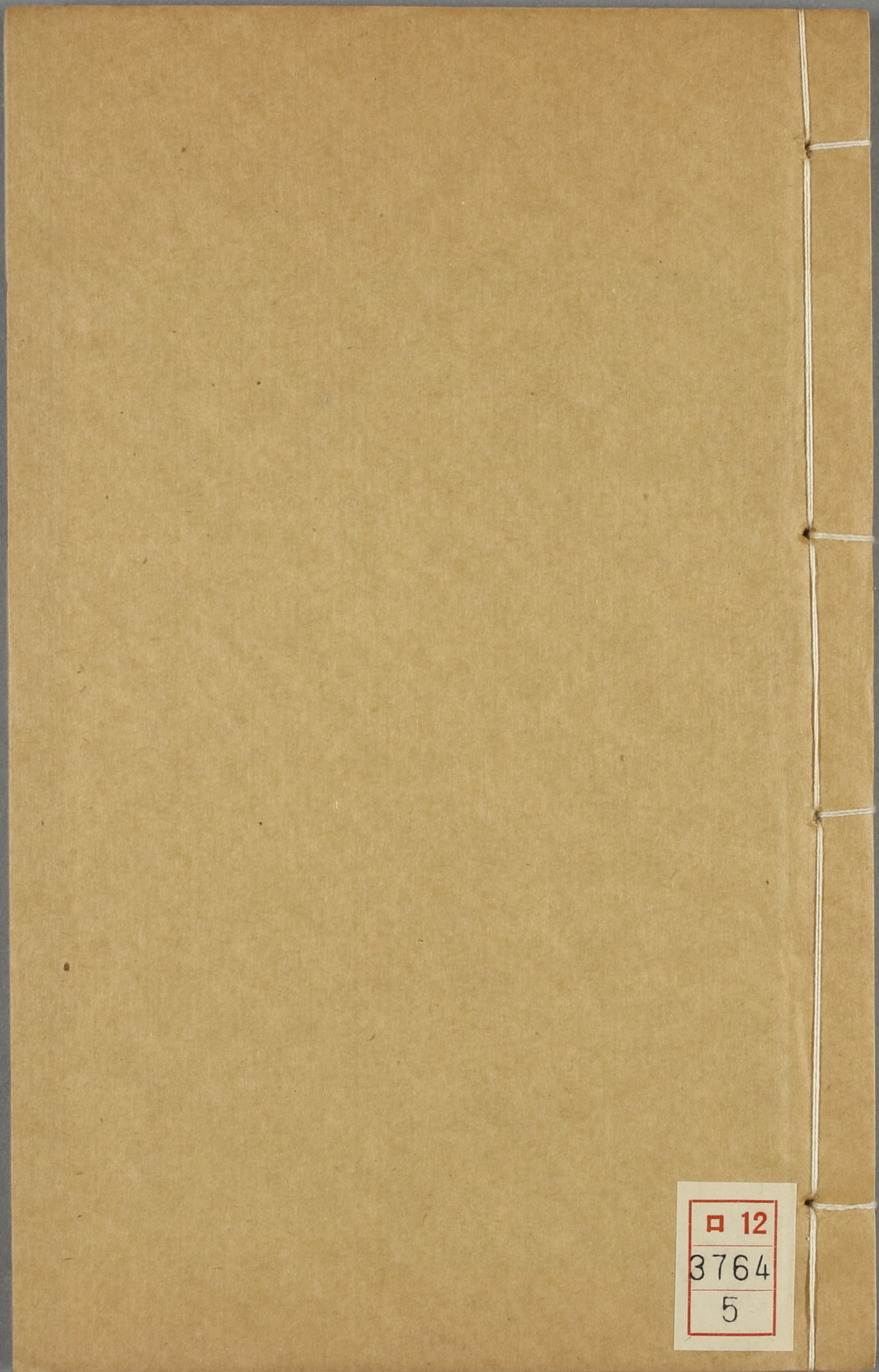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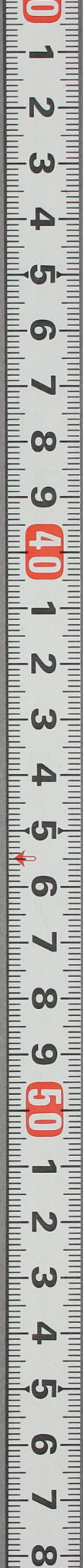




12
3764
5



212
3764
5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一

南菁書院

郊社禘祫問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李塉問陸道威曰南北郊分祀之說始自漢武時祠臣寬舒等一議後又引周禮大司樂文附會其說以爲古者天子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祀地于方澤是分祀之據不知大司樂文曰冬至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祇皆降天上帝血祀社稷別無地祇之說此豈真漢儒之謬耶南北二郊予昔在館時以曾作配位一議已議及之大抵眾說紛紜多有言無地祭無北郊者予謂既祭天必當祭地既有南

皇清經解續編

郊社禘祫問

一

木下中世氏
1991.4
贈

91-38 ~

郊必當有北郊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歲徧是一歲之中既祭天又祭地也祭法云燔柴于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是兩祭之處祭天一所祭地又一所也是以孝經曰王者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而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因天事天因地事地蓋謂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上是因丘之高而治以爲壇謂之因天事天夏至祭地于方澤之中是因澤之下而營以爲兆謂之因地事地故孝經說曰王者事天明必祭天神于南郊事地察必祭地祇于北郊而漢志引禮記曰兆于南郊所以定天位也祭地于泰折在北郊所以就陰位也是兩郊分祀在諸經亦均有之不止周禮春官文也

若謂南北郊分祀始自漢武時祠官寬舒等所議則大不然秦祀八神一曰天神在南郊山下二曰地祇在澤中圜丘而漢文用禮官議謂古者天子夏日必親郊祀不止冬至爲然故漢郊祀志云漢文祭泰乙地祇以太祖高皇帝配日冬至祠泰乙日夏至祠地祇則不特分祀二郊且冬夏二至亦俱依舊制行之是必周末漢初猶有相沿定禮承襲不改故蛛絲馬跡彼此一綫若武帝時寬舒所議不過立后土祠于汾陰與郊雍對耳何嘗立南北郊乎其後成帝用匡衡張譚諸議徙甘泉泰畤河東后土而立南北郊于長安至元始中而劉歆左咸之徒合諸儒數十人議定郊禮名爲元始儀以至後漢光武兆南郊于洛陽之陽兆北郊于洛陽之陰悉遵其議而地祇之祭遂歷魏晉六

代以至唐宋元明並未偏廢其或稱北郊或稱玄丘或稱地郊或合祀或分祀或以女祖配或以男祖配或一配二配三配而要之有地祭一禮則自三古迄今未有異也

乃不學之徒謂二郊之名始于周禮而并周禮亦不學者且謂始于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于澤中之方丘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諸語因欲變其說謂此是合樂不是大享揣其意不過欲辨圜丘方澤二名非郊祀地也不知圜丘卽泰壇方澤卽泰折圜丘因丘陵方澤因川澤二郊之名諸經有之不始周禮前亦旣言之詳矣若謂大宗伯大享之禮禋祀昊天上帝血祀社稷並無地祇之說則似全不知周禮者周禮大宗伯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地示禮卽祭地禮也宗伯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凡以神祀者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彪無非以地祇禮與天神對言卽大司樂文亦有云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原不止奏圜丘奏方澤數語乃卽此數語又未全讀據謂圜丘方澤是合樂地非祭祀之地則後文卽云于宗廟之中奏之則人鬼可得而禮豈此宗廟之中亦合樂地非大享地耶且謂合樂非祭祀者此宋儒最不通之論又不可不一辨者也虞書夏擊鳴球一章是合樂于宗廟者蓋舜祭瞽瞍所奏樂也宋儒臆見謂舜不當有瞽瞍廟不當祭瞽瞍此但合樂以志九韶之美非祭廟文也則虞賓在位羣后俱至母論

樂不虛奏且亦安得請召諸客使勝國之賓五服之辟無不畢集如吳下伎客作勝會者今不知何故忽擇此冬至夏至二日且一集高丘一會下澤而奏此大樂可怪之甚且夫合樂者合堂上堂下之樂而總奏之謂也堂上有琴瑟搏拊謂之清歌堂下有管鼗笙鏞謂之閒歌合琴瑟管笙諸樂器而並奏之謂之合樂此非細故矣故習籥習吹學干學舞雖在一節亦必居之大學之中況合樂合吹皆爲大祭祀大燕饗所用未有不習之學宮而可露處者是以月令季春大合樂以爲獻酎之用仲夏合盛樂以雩帝仲冬季冬並合吹以饗帝燕族人皆在學皆非虛奏而至于祭之日則大司樂直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是此合樂卽是大亨謂大亨時所合樂一如鄉飲鄉射燕禮所云閒歌某詩合樂某詩類故重其文曰奏之蓋奏之則必有聽之者矣不然黃鐘何律雲門咸池何舞無端彙眾器統眾成眾變入丘澤之閒而漫曰奏之奏之奏誰耶

陸又曰古不惟不分祀天地亦並無合祀之說蓋古者郊祭只是祭昊天上帝其餘社稷山川百神但從祀耳嘗觀魯之僭郊愈知古無南北郊之禮蓋當時周禮之最重者莫如郊禘而魯皆僭之故春秋頻書其失向使別有祭地之禮與郊並重則魯亦必並僭之春秋亦必並書之矣且春秋書乃不郊猶三望此正與虞書類上帝時禋六宗望山川同則地祭原只在祭天之中何分祭之有

天地只分祭並不合祭周頌昊天有成命詩序曰郊祀天地也
召誥用牲于郊牛二解者謂一是天牲一是地牲也因之有天
地合祭之疑不知昊天祀天地非謂合祭同此詩謂分祭皆此
詩也召誥用牲二一是帝牛一是稷牛謂帝與配分此牲非謂
天與地分此牲也此則天地不合祀之明徵也乃謂天地雖不
並祀而地祇之祭當附見之祭天之中如祭天于郊而社稷山
川俱從祀焉卽此是祭地舍此則別無大地之祭因引虞書望
山川春秋猶三望爲據則天祭從祀甚多自圜丘以人鬼百神
列祀典外凡旅上帝類上帝大率以五帝六宗三辰四時四類
五嶽四瀆諸神從祀而不及社稷惟祈穀雩報及大雩大災因
事之祭則雖祀天神而后土田正在所不免然亦並與山川百

源四海五嶽諸望祀者有別是以天地正祭各以類從在社稷
並不從天而卽巡狩出征凡因事祭告如司馬法王者興師告
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亦天地兩
告地不從天且亦社稷山川皆不從天告而從地告是祭天而
及社稷猶不得謂社卽是地況地是地社稷是社稷山川是山
川而以山川望祀坐之社稷不亦謬乎

若謂魯僭郊禘不僭地祭以是爲無地祭之証則更不然凡魯
所郊只是祈穀上帝一祭其于冬至旅類諸郊並不僭及蓋郊
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旅上帝類上帝祈穀上帝龍見雩帝
季秋饗帝諸事雖皆是天子之禮而二郊大事諸侯所絕至祈
穀與夏雩秋饗則諸侯皆得行之故家語定公問孔子謂寡人

聞郊而莫同何也而夫子直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是魯不僭郊在夫子已明言之乃考春秋所書郊凡有九皆在夏四月而不在春正月是建卯之月而並非子月其爲啓蟄之郊非長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用郊此卽周頌豐年秋報月令季秋大饗之祭亦郊之降殺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伯囚于吳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雖屬謬說然亦借秋報之禮爲言並非僭天子大郊之祭乃謂其僭天祭而不僭地祭遂疑無地祭已可笑矣復謂春秋但書郊而不書地祭必是無地祭之故則春秋書郊不書社書烝嘗不書祠禴豈魯無社祭且并無四時祭乎又問郊特性云郊特性而社稷太牢又云郊之祭也大報本

反始也又曰惟社稷乘供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禮運云禮行于郊而百神受職禮行于社而百貨可極王制天子出征類于上帝宜于社明皆以社與郊對且他經郊社對舉者不可勝數如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是周禮之見于行事者故胡宏謂郊所以祭天社所以祭地其說似是但郊是大祭非天子不敢舉焉社則次矣自諸侯以至州里皆可行之是亦天尊地卑之義故中庸郊社對舉而以事上帝蔽之此其義與其祭大饗與祈禱之類此說在宋後多有之但仍未是者社爲地祭之一較山林川澤四方四望爲最重故與宗廟對舉而立之國中又立之郊外如禮運所云命降于社之謂穀地降于宗廟之爲仁義明是法地

所爲與宗廟並然而泰折瘞埋原有地祭則自不得以社當地矣是以王制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禮運亦云杞宋之郊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與社稷明白分別是以周禮于地神稱大示其祭稱大禮與社稷神之稱土示諸地神之稱山林示川澤示丘陵示墳衍示原隰示者截然不同故社有與郊對舉者皆是小郊與大郊無與大郊則地與天對禮器因天事天因地事地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是也小郊則社與郊對泰誓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召誥用牲于郊社于新邑皆是也蓋類郊旅郊四時郊五帝郊與巡狩征伐及祈禱報反有事之郊俱是小郊往往與社相對稱如所云報本反始百神受職者皆是秋冬報祭如周頌良耜爲秋報豐

年爲冬報並非冬至泰壇之祭故得與社之報本反始百貨可極連類並言以是知中庸郊社之禮往嘗謂郊重社輕故天子得郊而諸侯祇社天尊地卑故郊祭限天子而社祭通諸侯孰知天子有郊諸侯亦有郊天有大小祭地亦有大小祭兩兩對待並未嘗有偏畸也

又問社稷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稷非土不生土非稼不功也但據春秋傳則社爲后土卽共工氏之子也稷初名農卽厲山氏子也至夏末則周棄嗣農爲稷而后土如故則豈前此無社稷與禮運曰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于山川考虞舜類上帝時以六宗禋天神以山川望地神及巡狩亦然柴祀天神望秩地神豈此望山川卽社祀與

社義不一而重主田事故祀后土以尸其利祀先農先嗇以報其功祀社及稷自昔有然第后土者以句龍曾爲土官故以爲名先農或曰神農或曰卽厲山氏之子農司嗇或曰卽后稷然亦古先有其名而後以其人實之蓋社本土神稷本農神禮家名太社又名太稷然後附之以人鬼曰后土曰后稷此如明堂祠五帝者原有青帝赤帝諸本神而後以其人實之其在五人帝則有太皞炎帝諸神在五人臣則又有句芒祝融諸神是雖有人神而不礙其爲本神烈山以前不必減周棄以後不必增凡前儒以人鬼地神爭執是非皆無庸也若謂古無社稷恐是以山川望祀當之則又不然古社爲田正之祭與四方相通而反與四望不通故楚茨詩以社以方雲漢詩方社不莫方雖四方屬地而仍以五帝天神主之如前所云句芒祝融類而至于四望則雖是地祇而與社分列一如周禮所云土示與山林川澤諸示不同蓋社稷不是地山川嶽瀆諸神又不是社稷曲禮祭天地祭社稷祭名山大川祭義天子爲藉以事天地山川社稷明分三等讀者審之

堪又問古天子有禘而無祫凡春秋所言祫皆是禘徒以其合食羣廟有是名耳若大傳云諸侯及其太祖則有祫矣然止及始祖不得禘始祖之所自出至大夫則並祫亦無有故云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謂欲祫于廟不得專行必干求于君請君省察而後行之其說是否

曰有禘無祫予遍觀羣籍後始有此論然猶以先兄亡後必質

之徐仲山張南士二君始于艾堂質禮時毅然言之而君早見
及可謂意識超倫輩矣然天子無祫諸侯亦未嘗有祫大傳所
云祫卽是禘也周禮問祀有追享一祭加于四時類祀之閒卽
是大禘諸侯大夫皆無之故諸侯追享但得及太祖而止不及
所自出也大夫則全無追享雖于請于君亦止得上及親盡而
追享終無與焉故此所云祫亦只是禘蓋本論禘祭而漸及等
殺若別出一祫則所請非所殺矣且祫是合祭禘是加祭若求
合而加一親則所省非所請矣況諸侯無祫經傳瞭然見艾堂問條
此非可一言決者大抵省者問也審也于者請也有大事者謂
時祭卽大嘗大禘也若大夫無太祖廟正義以爲是支庶不是
適子故不祭太祖則不然大夫三廟有二等王制一昭一穆與

太祖之廟而三此是別子惟別子之祀所自出得立太祖廟外此
則一如祭法祫立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三親而止則此所請者
是凡大夫非宗卿宗大夫耳

又問陸道威云五年之禘卽是周時宗法帝嚳有帝摯相承
則后稷別子矣別子爲祖故周人祖之其不祖帝嚳者諸侯
不敢祖天子也雖文武以後得祖天子而宗法必不可亂因
仍祖后稷而特創禘祀一禮以追所自始此周公精意也若
后王崛起非世諸侯無宗法可尋則但以始王爲祖而禘于
其廟五年一舉喪畢之禘可不必行也是說何如

漢儒議禮尙不曉宗法及唐宋以後則長夜而已是以漢議定
陶宋議濮國明議興獻各以宗法相糾纏並無有一人知其義

者而道威能傍推其意以及禘禮亦屬難得第其說仍未是也按禘禮最古不始于周觀國語與祭法則皆有有虞氏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語是五帝已來行之已久此中精意真有言禮家所難測者故夫子亟稱之若不祖帝嚳而禘帝嚳則在商時已然據宗法次嫡爲別子則摯堯兩嫡俱爲天子自宜以后稷爲別子何則史記以稷母姜嫄爲元妃契母簡狄爲次妃則別子在稷不在契也然而商已先周而祖契且先周而禘帝嚳則契非別子何有宗法然則追享一祭不必周公精意也祇商禮郊冥祖契周禮郊后稷而祖文王頗有參變後儒謂文武定制實祖后稷後王改爲祖文王則大謬不然其云祖文王宗武王皆指明堂言與祖廟祀后稷不同古人文多互見耳若魯有

郊禘則郊是孟春祈穀之祭禘是宗子出王之祭此是宗法禮記每云魯郊禘非禮謂郊壇禮樂或祀圜丘出王享獻濫及羣廟故以爲言非謂魯不宜郊禘也至謂後王禘祭不及所出則漢後並然漢禘高帝並不及太公但云每遇禘祭則合食高廟他可知矣若云吉禘可不行則吉禘爲喪畢之禘必不可少蓋祭多名禘俱以審諦昭穆言而新主入廟則尤審諦所最急者然且一祧一祔前後有升降而中多遷移使顯然去就彼此難安因特造此祭使遷主存主共會一室而褻厭之後遷其祧行祔同親返各警蹕而歸其廟此正先王精意所在故儀禮最殘闕猶有云吉祭未配吉祭者正此祭也此豈可少焉

艾堂問

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五日同郡諸學人集于艾堂有問

問禘祫大小在鄭康成禘祫志王子雍聖證論已分門戶幸後儒辨定俱知是王而否鄭其在兩家有成說者固不必再請矣第禘祫二祭實未了了如孔氏正義謂毛傳說禘祫總是不明不知禘祫二祭所始與先儒爭執所畢竟原是如何禘祫二名先儒久相爭執予亦散見其大意于論議閒非一端矣若畢竟經傳則似但有禘而未嘗有祫卽春秋傳禮記偶一及祫然總是爲五年大禘三年吉禘與四時夏禘稱作解說並非正祭之名蓋祫者合也合祭之謂也合祭稱祫猶之特祭稱禴但是虛義並非實名只因三年吉禘五年大禘與四時之烝嘗禘俱是合祭故吉禘稱吉祫大禘稱大祫烝嘗禘稱烝祫嘗祫禘祫而于是竟增祫祭一名于諸祭之閒實則並無此祭也

其並無此祭句也

蓋祭名雖多除虞祫卒哭祥練禫纖諸喪祭外其吉祭之名約有三等國語云日祭月享時類歲祀其日祭不可考矣月享卽朝享每月朔以特羊朝廟因而告朔然非正祭名也惟時類四祭以春禘夏禘秋嘗冬烝爲一等歲祀二祭以三年吉禘五年大禘共爲一等雖國語尙有禘郊宗祖報五名然郊是外祭而宗祖與報則宗是明堂祖是祖廟報是不祧廟原非祭等惟荀子有禘禴烝嘗及大祫五祀名似得要領然禴禘烝嘗祫是時祭大祫卽吉禘大禘同是歲祭以四時分四祭名則無等以三年五年合一祭名則臘等蓋歲時本二祭等而其名有三曰大禘曰吉禘曰時祭大禘者天子五年之祭也大傳禮不王不禘

喪小記王者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爾雅禘大祭也曾子問天子有嘗禘郊社之祭尊無二上是以左傳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國語天子禘郊之事則有合烝又云禘郊必自射其牲又云禘郊牛繭栗而學記曰不卜禘則不視學總言大也然其祭則自古有之國語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祭法夏后氏禘黃帝而郊冥商頌長發大禘也周頌雖禘太祖也而魯則亦以宗國之故禘及文王論語或問禘之說仲尼燕居明乎禘嘗之義禮運魯之郊禘春秋僖八年禘于太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凡諸經諸傳其言禘者不能遍舉然並無一字及祫已可驗矣若夫吉禘則三年喪畢合祭于廟以諸祝昭穆者謂之吉禘亦謂之吉祫此卽亂祫于禘之所自始然其

祭僅見之春秋而仍無祫名春秋閔二年吉禘于莊公文二年有事于太廟躋僖公皆不稱祫卽其禮達于諸侯左氏于晉亦有以寡君之未禘祀語其或及時禘有烝嘗禘于廟語或及有事之禘如禘于僖公禘于襄公語亦並無有一祫字見于傳文至于時祭則夏祭曰禘雖或稱無定名郊特性稱春禘秋嘗祭義稱春禘秋嘗祭統稱春禘夏禘王制稱春禘夏禘周禮稱祠春禴夏要總是時祭之四名有互見而無異制不必妄解作夏商之禮但其無祫名則一也蓋時歲二祭有三禘而無一祫其所以誤見有祫名者亦總以諸經說三禘時偶易稱曰祫而讀者不深察也

其三禘之易稱祫而讀者不察奈何

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大禘也然禘亦名禘博士徐禪引春秋傳謂歲禘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歲禘卽大禘終禘卽三年喪祭是大禘卽禘矣是以漢元始五年創爲五年禘祭而後漢志及司馬彪書皆稱是禘祭章懷太子謂禘卽是禘並無二名故大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禘有等殺諸侯及其太祖謂諸侯凡合祭如烝嘗禘等但及太祖而已不及所自出也大夫士則更殺矣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禘及其高祖謂大夫士非別子無太祖廟者雖有大嘗大烝于請于君以求追享亦祇及高祖而已并不及太祖也蓋其所云于禘者正謂有事于廟謂得如歲禘之祭追及壇墠指禘言也于禘者于禘也不然天子是禘而大夫所請者是禘指甲而求乙

不相蒙矣若謂天子有禘而大夫士有禘則大夫士可各立一祭與天子等乎至于吉禘則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商頌元鳥祀高宗也註謂祀者禘也以吉禘高宗而合祭之也而杜預鄭元諸君亦遂以三年吉禘名爲禘祭然仍是吉禘耳非別有一禘也若夫時禘則王制天子植杓句禘禘句禘嘗句禘烝句禘謂天子以春杓爲諸侯杓植句禘一植一禘句嘗禘句烝禘句謂天子以春杓爲特祭植者特也而至于禘于嘗于烝則皆用合祭諸侯不然杓固特祭而禘則一年特而一年禘惟嘗與烝則皆合祭焉是以曾子問于時祭一曰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蓋以時爲禘而非于時外又有禘也自不善解經者以三年吉禘之禘分名爲禘以五年殷祭之禘專名作禘遂妄增一禘祭于五年之間

謂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而併妄解此時祭之禘謂卽是三年之
禘苟其遇禘嘗烝時天子耶則必先禘祭而後禘嘗烝故曰天
子禘祔句禘句禘句嘗句禘句烝句諸侯耶則必先禘嘗
烝而後禘且闕一禘祭而特作一禘故曰諸侯祔禘句禘一句
禘一禘句嘗句禘句烝句總不識時祭之自爲禘而妄以
三年之禘改名爲禘而歷歷與時祭三名較列前後至于如此
解經于是埽地矣彼亦知大禘吉禘時祭之必合祭故稱禘乎
何故必合祭願遂聞之

古者祭法不傳大抵重禘而輕禘天子自喪莫喪祭祇特祭死
者外日祭不可考月享則天子周七廟諸侯限親廟而其餘時
歲皆用合祭蓋天子有祭及毀廟之大禘吉禘兩大禘而諸侯
止有吉禘之禘而無大禘之禘殺也天子有祭及存廟之三時
小禘曰禘曰嘗曰烝而諸侯則止有烝嘗二禘而禘則禘祔半
焉又殺也然則天子諸侯所共爲禘祭者獨春祔一祭耳蓋禘
祭最輕有必不可一再行者其祭儀祭法不知何等但考古祭
禮煩重卽四時恆祭亦必先月而滌養先旬而齋戒先三日而
筮擇先一日而省眡而至于祭之日則周制從朝至闇窮此日
之力自啓禘以至送尸灌鬯以至醕酢毋論薦腥薦熟合烹加
俎歷有儀節卽其七獻九獻圭瓚非一舉祝告嘏告詔辭非一
進于堂于祔索祭非一地出奏入奏工備非一樂向使以一日
而歷七廟則時必不周以一人而行七祭則力必不給若謂日
祭一廟可以遞行則前祭諏日未可該後祭之日此廟卜牲焉

能通彼廟之牲然且一祭未繹而一祭又將省濯矣一尸未謾而一尸又當筮宿矣兼行之則一日不能行數禮各行之則十日不能舉一祭又況文武二廟在七廟之外塥廟遷廟又在文武廟之外合之非有餘分之卽不足而至于行事瑣細倍難懸斷試問筍簋鼎鑊何住何移禩親祖尊誰先誰後求之諸經固無文考之祀典亦不載此固口必不可言身必不可行之大事也第不知古來禘祭之法何以不傳卽從來議禮之家何以並不計及張南士嘗曰吾不知禘祭何如假一日而歷七廟則質明裸鬯謂之晨禘歷七廟則不晨矣早食進饋謂之朝踐歷七廟則不朝矣使七日而行七祭則卜日而祭歷七日非所卜矣明日而繹歷七日非明日矣是以時祭有四而左傳稱烝嘗

禘二名而不及禘祫誠以禮必禘祭雖喪祭祫祭死者而禮于虞祭曰哀薦給事于祥祭曰作此練禘總必加以以合祭之名惟春祭省薄專予以禘然究不知禘祫之減略而便捷其儀其法何等也是以漢後立廟皆同堂異室便于合享卽所在祠廟亦必使有司攝祀不能遍及正以禮難禘祭祭則必禘蓋禘者凡祭總名不必別設一禘在凡祭間也

辨析至此真是千秋長夜豁然見天日矣特尙有請者公羊稱大禘卽是吉禘左傳稱歲禘大傳稱于禘卽是禘祫王制稱禘祫禘祫嘗禘烝卽是時禘此外無禘矣乃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則實有限年之禘限年之禘豈此禘非諸祭乎抑亦禮緯本謬說不可用乎

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雖緯書有之然實不始緯書劉向說苑卽有三歲一禘五歲一禘二語故後漢光武初張純議禮亦曰禮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見郊祀志此皆在西漢議禮家相傳之言推其始仍是公羊傳三年一禘五年殷祭二語而誤作解說以致有此蓋三年喪畢而合食太祖是三年一禘也殷禘既行又五年而再殷禘是五年一禘也然而三年之禘是吉禘五年之禘是大禘則仍是禘不是禘矣儒者用公羊之說而不甚理會竟忘三年之禘爲吉禘遂判作每三年一禘夫每三年必吉禘乎然且三年五年俱不能校計鄭氏乃造一三年喪畢二十五月而吉禘又明年而大禘然後又五年而又禘一則合公羊再殷祭再字之義一則謂春秋書僖八年禘宣八年亦禘則必實

三年加五年而後與八年之數合于是增一禘在吉禘之後而不知三年一禘則但一吉禘而已畢無每三年再禘之禮何則吉禘不可再也五年一禘則從三年喪畢後每五年而得一禘故僖之與宣皆以八年有大事不從吉禘數亦不從先君忌日數何則以忌禘有闕日也如以忌禘闕日未週三年必增一禘于吉禘之後則僖宣三年皆未書禘爲不可通矣如謂殷祭有再必作兩禘則禘繼禘起卽是再禘乃又增一禘于禘禘之間是爲三殷非再殷矣後儒校計年限在魏晉以後尤爲紛紜有謂禘祫如置閏然兩頭如四實不盈三故三年一殷五年再殷八年三殷十一年四殷此博士陳舒之說而徐邈議禮謂五年再殷必六十分中每三十月得一般則三年省六個月六年省

十二个月適合五年再殷之數其各逞臆見不可枚舉至唐睿宗後太常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而禘祫且同歲矣又曰一禘之後併爲再祫五年之內驟有三殷無一而可者則是祫禘並舉三五遞代其于理于數俱有未當是何如屏祫存禘捐三得五爲可通也乎

然而諸經無祫周禮并無禘何也

周禮儀禮皆無禘名然皆有其禮儀禮喪服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禘也周禮稱大祭祀大人鬼大祝大號亦禘也蓋禘名殷祭殷者大也夫猶是歷祭之先王先公而獨以大稱此非帝嚳后稷異嘗殷祭莫當之矣是以大宗伯職在祠春禴夏嘗秋烝冬四時祭前原有以肆獻裸享先王以

饋食享先王語其所云肆獻裸饋食俱指禘言以歲祭在時類前也卽司尊彝有四時之閒祀追享朝享語其所云追享亦指禘言謂朝享卽月祭爲月朔朝廟追享卽追祭所自出也蓋追享與朝享以一歲一月閒于四時之祭而追享舉其大者朝享舉其小者總稱閒祀謂與時祭得大小相閒故也舊儒以肆獻裸爲祫饋食爲禘則大不然禘亦有裸獻陳牲吉祫亦有朝踐饋食豈可分屬此由誤解郊特牲饗禘有樂食嘗無樂以饗屬禘祫食屬烝嘗遂做爲是說殊不知禘嘗皆饗食而春夏物產未盛以飲爲主秋冬穀畜成熟以食爲主大禘與吉祫無此義也若追享朝享舊儒亦以追享屬吉祫朝享屬禘則朝享者月朔之祭在禮祭中儼有是名春秋正義所謂以餼羊朝廟然後

告朔者此也豈可溷焉

然則三禘皆祫祭其同異如何

吉禘之祫則祭于太祖之廟凡毀廟之主與未毀廟主皆升合食于太祖太祖東向凡昭南向凡穆北向以爲死者入廟當合先公先王而並諦視之且二祧當祧一主入毀廟矣是必迎毀廟之主齊食太祖然後將新祧一主隨舊祧眾主而並遷焉而新祧之主乃得從二祧三親而返于禰宮則于祧于祫兩皆泯然此固先王制禮之用心其遍及毀廟與存廟者非誇大也情有然也

至于大禘則雖間五年而其禮與吉祫等所異者祭出王耳故商頌大禘則及元王相土諸遠祧周頌大禘則及烈考皇考諸親廟而韓詩內傳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是遠祧逸禮記祝詞稱孝子孝孫是親廟此劉歆馬融鄭眾賈逵諸儒皆主此說有故也惟後漢張純議禘謂毀廟之主皆合食高祖而存廟之主反不與焉此但及遠祖而不及親廟其說與諸經有未合矣若鄭元則謂王季以上先公之主皆合食太祖而文武以下及四親廟則祇分食于文武廟中昭從武廟穆從文廟與太祖之祭判作三日而同一繹祭此則言合祭之最變者然舊儒多非之至唐陸淳則造一妄說謂祇祭出王與祖配爲二而羣廟遠近俱不之及此真毫無考據信口罔誕之謬論而宋人反遵之吾不解也

若夫時禘則第及存廟之主而已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

惟禘祭于廟爲無主耳又云禘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則其限于存廟可知雖小雅有祫祠烝嘗于公先王語于公者先公祖紺以上遠祧也先王者太王以下及後王卽存廟也似遠祧親廟俱合祭者不知此該時歲諸祭爲言祫祠句是時祭于公句是禘祫概詠之也時禘止存廟不特先公不合食卽先王亦不合食也制所限也

至其祭儀如何

則鄭元欲爲禘大禘小之說謂禘有十二獻禘止九獻則與國語禘郊之事有全烝禘郊之牛不過薦栗爲相左矣謂禘備六代之樂禘止四代則與左傳魯禘用四代之樂周禘用六代及周禮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八舞大合樂以致人鬼爲

反戾矣

其祭日如何

則吉禘無時時祭在四仲或在四孟而惟大禘則往與夏禘相通總在夏日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周七月夏五月也明堂位云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周六月夏四月也是以張純謂禘在四月而崔靈恩謂宜在夏五月春秋宣八年六月禘卽四月僖八年七月禘卽五月要之總夏日耳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一終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三
其祭日收同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三

南菁書院

大小宗通釋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古封建之世極重世爵諸侯之子除正適繼世爲諸侯外其羣弟不得與諸侯同宗故諸侯子弟有自立一宗以爲合宗收族之法因創爲大宗小宗二名而其制無聞夫天子宗法已不可考矣祇諸侯公子略見于喪服小記及大傳二篇而說又不詳且卽以其說遍覈之他經及春秋時宗姓氏族諸所記又並無一驗此固三代以前不傳之制封建旣廢原可棄置勿復道者顧後儒紛紛無所折衷卽鄭註孔疏亦大率周章無理而趙宋以還立說倍多則倍不可信因取小記大傳言宗法者數條略爲疏解似較于諸經重有發明且就文曲釋更有諸經所未詳

長子不祭殤無後明其宗也則立宗所以辨適庶豈有庶子而反爲宗者況鄭註大傳原曰別子謂公子且于明宗下必註曰尊祖宗之正體夫所謂正體者謂適庶皆先君之體而適其正也庶則體而不正矣且必庶立宗萬一有母弟于此或長于庶或少于庶將宗適乎宗庶乎且萬一僅有一母弟而無庶將以無庶而反絕宗乎抑仍立宗乎此則不通之甚者或曰此庶字該母庶二弟言則適可該庶庶不可該適且經文並無庶字何必以註文強解直曰誤而已

無適以庶代見徐肇說然義固有之儀禮傳曰大宗不可絕故爲人後者必後大宗而何休曰小宗無後當絕大宗無後不可絕夫大宗嚮後尙不可絕而謂可絕其始乎假使適庶

皆亾則無所收族宗固可已而業有一弟則已既有一族矣從來公姓無無宗之族未有不立宗而可立族者若謂尊不可假庶不可爲適則尊莫若君君絕適則立庶故立君之禮有正而不體如適孫爲後者有體而不正如庶子爲後者然則庶子亦後矣庶子可爲君則庶子何不可爲宗況儀禮後大宗者亦必以支庶爲之以支庶作適不猶愈于竟以庶子爲別子也乎

後有小宗而無大宗一段專爲此

然而曰爲祖何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同姓之祖吾既不得而祖之矣則同宗之祖請自我始故曰自我作祖言爲此一宗之始耳祖者始也若祖父之祖則本族有之所收他族彼自有族祖

即小宗也非可涵稱若始祖

之祖則未聞諸弟子孫稱先世之兄所謂伯高曾祖者可
曰始祖不經甚矣但諸族有禰廟宗子有祖廟所謂宗別子
之所自出者則先君以上不敢祖之矣而第立先君一廟以
爲別子所自出其說見後則在別子祇謂之禰而在一宗諸族則
統謂之祖所謂祖者職是耳若然則夫庶子不祭禰謂非小
宗庶子不祭祖謂非大宗亦何不可焉

繼別者別子之子也繼別爲宗非繼別始爲宗也宗始于別
子有繼之者而自此以後雖百世皆爲宗耳蓋立宗收族爲
國君屬絕起見則凡合宗之事皆當以國君與別子一世爲
斷鄭註以繼別大宗起第二世繼禰小宗起第三世說見後則
是別子一世無大宗繼別一世無小宗凡國君繼體必有三

世無大小宗者豈可爲訓至自知難通而強于後文公子有
宗道一段設一如大宗之說以補救之嗟乎大宗已不可解
矣如也乎哉

立宗之世必當與立君之世並爲推準文王世子曰五廟之
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而昏義云婦人先嫁三
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夫所謂祖廟未
毀者謂世數未盡國君與其人尙在五廟中也然而公宮者
國君之廟宗室者卽宗子之廟公宮宗室必世數相準而後
可依以行事假若六世之女當教宗室而以繼別第二世計
之則宗室所建方五世也宜教乎不宜教乎
立宗爲兄弟而設周禮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故

凡宗人燕饗其爲詩誦嘆多稱兄弟如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類而左傳華亥欲代其兄則左師曰汝喪而宗室於人何有則別子一世正統諸弟而乃以繼別二世統諸父伯叔則將置兄弟一世何地鄭註于小宗註亦知曰與其兄弟爲宗而於大宗反失之何也

若夫宗必一人者荀卿曰大夫士有常宗言一宗也左傳曰大夫有貳宗言一大宗外則又有一小宗也蓋宗爲諸兄弟立族共宗之義故曰合宗曰收族若人自立宗則其所合所收者非其子卽其孫耳何宗之可合而族之可收故周禮太宰宗以族得民謂大宗以收族爲職任蓋別姓爲氏氏爲大宗別氏又爲族族爲小宗姓者天子所賜唯國君得受姓故

一國同姓百世不改國君之事也氏爲國君所命則宗卿之事然每一君卽有一氏如魯皆姬姓而爲桓公所出者卽爲桓氏鄭亦皆姬姓而爲穆公所出者卽爲穆氏此大宗也惟宗卿得主之而至於族則就一氏所分者而大宗與諸弟各立一族如三桓共桓氏而有季孫孟孫叔孫三族七穆共穆氏而有罕氏駟氏國氏良氏游氏豐氏印氏七族皆小宗也而以兄之一族爲大宗者統諸弟各爲小宗者之諸族故高陽一氏而分十六族晉叔向曰胙之宗十一族惟羊舌氏在而已此正一大宗可該諸族之證而謂一公子可立一大宗乎

據左傳穀梁註謂季友是莊公母弟叔牙是慶父母弟而公

羊不然謂三桓皆莊母弟然而季友母弟則見之所生之徵
當時稱季氏爲宗卿而慶父叔牙並無所考則季友是宗故
當時三家皆宗季氏如酈叔牙縊慶父立仲孫叔孫之後皆
季友爲政諸桓未嘗敢抗也何則一宗故也若鄭之七穆皆
非母弟而子罕與子駟子豐同母稍貴降此而子良子國子
孔子游皆以母殺而子然子孔爲宋子之子士子孔爲主嬀
之子則皆不立族然而子罕爲執政上卿其子子展孫子皮
皆相繼當國凡用子產戮子皙皆子皮主之宗在然耳若駟
帶助子皙攻伯有而謂駟帶爲皙之宗主鄭簡公葬除而及
展氏之宗廟此是小宗與大宗不同

諸註別子有異姓始來此國一項經文無有此孔疏誤解鄭

註所致鄭註云別子爲祖若始來此國者後世以爲祖也此
譬喻爲祖二字猶凡人之始來此作後世祖同而孔疏不辨
遂分爲二則豈有凡人稱別子者且凡人來此爲祖已耳何
必立宗若又有庶姓起爲卿大夫一項則宋儒之說並非經
文

喪服小記曰繼禰者爲小宗 大傳曰繼禰者爲小宗

禰者諸弟也繼禰者諸弟之子也諸子除別子外凡母庶諸
弟皆不得禰先君則諸弟之子亦皆不得以先君爲祖是諸
弟自視不過一禰而諸弟之子其繼諸弟者祇謂之繼禰何
則以不得繼祖也

觀此則別子得禰先君繼別得
祖先君而宗所自出益可驗

但繼別者

既已立宗廟而爲族立宗則諸弟之僅有禰而無祖者亦當

各就已族而爲禰立宗特別子宗大稱大宗諸弟宗小稱小宗宗大統諸族宗小祇統一族耳蓋繼別諸兄弟宗之繼禰則親兄弟宗之每族止一人有適則適無適則庶若別子一族則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與他族不同

鄭註謂繼禰者卽繼此別子之庶子夫別子之適子旣繼別子爲大宗矣而別子之庶子又使其子爲小宗則猶是別子一族而諸公子者旣合諸族而宗此一族之適子又合諸族而宗此一族之庶子能乎且亦惟國君屬絕故立大宗大宗又屬疏故立此小宗小宗者爲戚戚也若仍在大宗之家則猶未戚也且五世遷宗後又屬何族此皆義例之決難通者別子之庶子卽繼別之弟則繼別子之庶子者卽繼別之弟

之子而別子之孫也別子一世旣已無大宗矣而繼別一世又以第三世起宗而無小宗夫大宗立族原有以繼別之弟立小宗亦隔世起宗然而無礙者以各族立宗則本族小宗不與他族相統攝有兄弟則宗之無兄弟卽不宗雖十世起宗可也今欲合諸族而共一宗且三世起宗則必有二世無所宗者乃復自知難通而于後文公子有宗道一段又設一如小宗之說以補救之夫繼別之弟公孫也繼別之弟之子則公孫之子也曾公子有宗道而公孫之子也乎

宗爲兄弟設人皆知之故鄭註亦曰小宗者別子之長子與其兄弟爲宗而孔疏于五世遷宗之下亦云小宗有四一是繼禰與親兄弟爲宗二是繼祖與同堂兄弟爲宗三是繼曾

皇清經義卷之八
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夫惟各
族各立宗各從立族者起世則一父之子繼禰者必親兄弟
宗之爲一世繼祖者必同堂兄弟宗之爲二世可由是而推
于盡爲五世遷宗之法若統各族爲一宗而又從三世起宗
則繼禰所宗有再從兄弟繼祖所宗有三從兄弟非自立說
而自亂之乎

至于宋儒立說稍異鄭註不以別子之庶子爲宗但以別子
之庶弟爲宗然而于別子諸弟中祇推長庶一人爲小宗而
此又不然何也蓋小宗無合諸族爲宗者也合諸族則與大
宗無異合諸族則繼禰所宗有同堂兄弟而不必皆親兄弟
合諸族則大宗之支庶又將反而宗他族之小宗皆不可也

故立小宗法各族止一人然而各族各一人若合各族而共
一人則別子之庶弟與別子之庶子有何分別而煩更張爲
然則各族各一宗亦有據乎曰有按左傳公孫子皙與公孫
子張皆鄭穆之孫七族之子也七族兄弟旣以子罕爲宗卿
矣向使小宗在大宗之家則罕族有宗他族不宜更有宗向
使庶弟爲小宗祇推一人則一族有宗不宜諸族皆有宗乃
子皙攻良霄駟帶助之以其宗也則他族有宗矣子張將歸
邑召室老立後以宗人也則各族皆有宗非一宗矣

若夫別子之族又立小宗有何明文而鑿鑿言之曰每族宗
大宗然而每族不可無小宗別子長適旣繼大宗則支庶漸
繁亦安可無近宗統之且亦非無據語也按國語公父文伯

之母爲文伯取妻饗其宗老而師亥嘆曰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夫公父爲季氏之族向使大宗之族無小宗則季氏大宗也宗室宗人將必以大宗當之而文伯是時適大宗爲康子故文伯曰懼季孫之怒而韋昭註曰康子位尊又爲大宗設此宗人是康子則國語諸文歷記康子與文伯之母在廟在朝相見言禮之事何難直指曰康子而乃曰宗人然且宗老並饗宗臣並稱其在康子必不與家臣同宴飲宗祝共稱名可知矣然則大宗之族仍立小宗宗人之稱稍異宗子夫何疑焉

喪服小記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于上宗易于下 太傳曰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

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朱元晦曰之所自出衍文

五世而遷者小宗也小宗以五世爲斷自高曾祖考以及本身謂之五世而本身之子則于五世皆親盡服絕別爲立宗故曰五世而遷如叔孫分叔仲氏季孫分公父氏又分子服氏使各立小宗之類故高祖之父不復加服謂之祖遷于上四從族人彼此服絕謂之宗易于下但初曰繼禰爲小宗而此曰繼高祖者繼禰以第二世言繼高祖以第五世言也百世不遷者大宗也大宗卽別子故曰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但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殊不可解夫別子諸子旣已與君屬絕矣而此反曰繼所自出夫所自出者先君也

諸子不戚君而繼君可乎然而人無貴賤皆不可無所自來
雖曰大夫不敢祖諸侯然不敢祖君猶當親君雖曰族人不
敢以其親親君然不敢親君猶當親親故分宗所始必當專
推所自出以爲所生之本是以國語驪姬言于獻公曰夫曲
沃君之宗也先君廟在焉以曲沃桓叔爲文侯母弟得祀穆
侯爲大宗而論語三家之堂以季友爲莊公母弟得祀桓公
爲大宗此皆本所出以爲立宗祀者是故小宗五世必祖遷
于上而後宗得易于下今溯所自出廟祀百世祖不遷矣然
則宗又何遷焉

繼所自出此正立宗之關鍵其制其意皆藏于此中而自漢
迄今千古長夜並無一解且世鮮學問以爲遍考之他經而
絕鮮引據于是有強釋者有誤解者有轉易其字者有直刪
之者而于是宗法不傳卽按之他經而晦塞闕抑歷千年而
不能通者且多多矣予嘗讀小記全篇原有禮不王不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之文以啟宗之所自出而大傳篇首亦
載其文夫立宗之說僅見于小記大傳兩書而小記大傳則
各有禘所自出以啟下立宗之說則猶是所自出三字未有
禘所自出可解而繼所自出不可解者未有禘所自出不可
刪而繼所自出可刪者且繼所自出原卽承禘所自出之文
而相因爲義者也記者以爲始祖一人世享廟祀而獨不得
祀其祖與父別子不祀祖無乃類是雖別子爲祖該諸族言
不必爲諸族始祖而自我作祖較有類于開國然者故兩祖

並觀共較所出始祖不祀祖而祀所自出等之別子不祀祖而亦祀所自出禮固有極不同而可相觀者此固比例以爲制而非漫然並見之禮文已也乃禘所自出康成誤註謂禘卽是郊五方五帝爲先祖之所由生賴後儒據國語祭法有禘稷郊饗之語爲之正之此所自出則鄭不能註而孔疏復倒其文謂由此君出爲先君所出之別子而朱氏則直刪之夫祇不解經而遂致刪經則凡爲經者危矣雖禮經出自季世然亦經也經何可刪矣

且繼所自出非大傳私言也左傳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而襄公哭于周廟夫所謂周廟者必周公廟也而註謂文王之廟夫文王之廟在魯亦安得有之乃史記世家亦曰成王乃命魯郊祭文王而解之者以爲諸侯不敢祖天子文王以周公之父得祀于魯夫諸侯不敢祖天子此立宗之說也不敢祖先王而父先王則繼所自出之意也是必當時立宗以周公爲文王之昭得爲大宗故魯于諸國獨稱宗國而魯于諸國獨得立先王一廟名爲周廟乃杜註于周廟下曰周公出文王故立其廟于同姓臨宗廟下則竟曰宗廟者所出王之廟是以所自出之故而文王名出王文王之廟名出王之廟則夫之所自出亦從來舊有之文而必非後儒之可刪明矣故天子大祭得祭始祖所自出而宗國宗邑則亦得祭所自出與大祭相準是以魯爲宗國得祀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三家爲宗卿則亦得祀別子所自出而祭桓公故周有禘魯

亦有禘他國無天子禮樂而魯獨有天子禮樂正以宗國得祀所自出之故而當時往往以非禮目之則必羣公僭用之不止用之所自出之祖故非禮耳三家祭桓亦然惟桓是諸侯故三家得以諸侯之禮樂用之祖廟殊不知魯所用禮樂非諸侯禮樂卽天子禮樂也故季氏八佾三家雍徹似乎以大夫而用天子禮樂而不知三家當時祇以祀所自出而就公宮所用者轉而用之并未知爲此祀文王之禮與樂也若謂祭季友祭季孫行父祭季孫宿而八佾雍徹則季平季桓雖愚亦必不若是喪心耳乃此義一明而羣經疑滯一齊了徹幼時讀孟子滕文公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何謂宗國而趙岐舊註乃曰宗聖人之國夫宗聖人者宗周公乎抑

宗孔子乎及讀春秋見公山不狃對叔孫輒亦有曰以小惡而覆宗國不亦難乎始悟向所註之謬然未曉宗法雖有影響終不敢執爲何等遂懷疑至今而今始豁然卽論語三家之堂不知何堂夫三家仲叔季也仲叔之祖明明見殺不宜立廟卽立廟亦不宜兄弟合爲一堂且八佾雍徹獨歸季氏假使祇季友一廟則未有季氏之廟而三家可共稱之者且郊特牲云公廟之設于私家非禮也自三桓始也則三家之堂原是公廟並非祀季友慶父叔牙之廟不知三桓何以得祀公且不知所祀何公且不知羣公羣廟三家何得而一一祀之亦懷疑至今而今又豁然由是而推凡魯之用郊用禘用天子禮樂幼時所擬議而不釋者以今觀之亦祇是祭所

自出之故而呂覽竹書以爲成王賜而伯禽受通鑑外紀與路史諸書以爲惠公請而史角止皆東槎西觸可付之輟然一笑而不復問也何快也

春秋襄公臨周廟傳則直是立宗之法初亦不覺及得出王廟一註重爲推繹則宗法瞭然其記諸侯臨諸侯之制除異姓臨于匹城外有云同姓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夫同姓同宗同族則正姓與氏與族之別也姓與氏與族之別則正國君與大宗小宗之別也然而國君有大宗而無小宗有同姓同宗而無同族有宗廟祖廟而無禰廟何以言之如魯爲文昭爲武母弟爲大宗則文爲魯所自出一文廟以周公爲始封之君立一祖廟而禰廟無之以禰廟在祖廟

四親廟之中而不加繼禰者之別立一禰廟爲小宗廟也苟于所臨者有同姓焉如吳如晉如鄭如虞則祇同姬姓而或爲前昭或爲後穆皆非宗也則哭于文廟爲出王之廟故魯襄臨周廟爲吳喪也有同宗焉如衛如蔡如曹如滕皆文王之昭武王之弟則同是兄弟而以魯爲宗則同此大宗當臨祖廟爲周公之廟以共此周公之大宗也故滕文稱魯爲宗國以兄弟國也而至于同族則除始封國時周公之子魯公之弟封之邢凡蔣茅諸小國者可稱同族而自此以後則凡同族者皆國君之弟本國之卿大夫士並無以國君而爲同族者無同族遂無小宗故傳又別言之曰魯爲諸姬臨周廟則猶之同姓於宗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于周公之廟則以

無禰廟且後此無小宗不可爲例遂以同宗之禮加于同族亦臨于周公之廟與同宗之臨祖廟無異焉然則所謂同族于禰廟蓋正指大夫士之宗所謂繼禰者禰廟也每族之長也所謂同族者卽每族子姓在五世之內者也卽小宗也故杜註亦曰同族謂高祖以下則明明以五世則遷之宗指同族矣故曰此宗法也蓋借臨喪之一節而傳宗法亦借諸侯之宗法而傳大夫士宗法也

大傳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

先仲氏曰此盡宗之變而一以立宗之法通之者也然所謂

盡宗之變何也夫立宗爲公子設也公子之中有母弟又有庶弟母弟爲大宗庶弟則皆爲小宗夫母弟爲大宗則大宗卽適也庶弟皆爲小宗則小宗卽庶也萬一有公子于此皆庶而不適則爲有小宗而無大宗皆適而不庶則爲有大宗而無小宗然而適不一適則既有大宗且亦有宗大宗者庶不一庶則既有小宗且亦有宗小宗者萬一公子祇一人適無二適庶亦無二庶則已無所宗而人亦不得而宗己所謂有無宗亦莫之宗者此宗之變也公子則往有是也然而無變不通無適無大宗將聽其絕大宗乎無庶無小宗將聽其絕小宗乎無宗亦莫宗將聽其兩無宗而大宗小宗俱絕之乎曰不可也不可則思所以通之曰有立宗之法在

夫立宗之法君爲之所爲公子之公也彼公子之中有以貴而爲大夫有以賤而降爲士總之不離乎士與大夫二者而公子之公則不問士與大夫而壹以庶者宗適者以宗之小者宗宗之大者此常法也今皆庶不適者則升一長庶爲適而使諸庶宗之皆適不庶者則降其眾適爲庶而推一長適而亦使諸庶宗之無宗亦莫宗者則卽以一人爲適庶如前所云別子一族以繼別之弟立小宗者長子爲宗支子爲族是繼別卽適而亦以支庶宗之若是者何也則以公子有宗道祇有以庶宗適之一法而並無所爲有小無大有大無小有有宗有無宗者任其參變行以一切亦曰宗法固如是也所謂道在則然也故曰一以立宗之法通之謂槩以此通之

也此宗道也

鄭註孔疏皆以繼別大宗在別子之第二世繼禰小宗在別子之第三世則別子一世無所領宗故又設一如大宗如小宗之法使公子之適領之一如大宗小宗然則不通極矣夫別子領諸弟大宗領諸族此卽宗道之正法也又何有如宗之法別爲領宗且其所云公子之適者卽別子也別子已爲宗而又推別子之適弟以領其宗可乎若謂別子未爲宗將俟繼別者以立其宗故須另推一別子之弟爲如大宗則別子爲祖反當詘而宗如大宗之弟可乎若謂公子之適卽是別子領宗亦卽是別子則所謂繼別者別子之子也子爲正大宗父反爲如大宗可乎

三非糸角糾糾

王

草也

以後不較世數

國

不遷

崇

族

族

族

族

若再有公
子傲此

皇朝經世文編

大小宗通釋

卅

公子有無小宗有大宗有無宗亦

宗道無大宗無小宗莫之宗

適宗宗作適宗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庶小宗作庶小

天宗小祖遷于上

草出別子宗易于下

見前

不遷

若再有公

子做此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宗

遷

遷

遷

遷

六世

七世

八世

九世

易

易

易

易

易

繼禰者為小宗以第二世言也宗其繼高祖者以第五世言也蓋一世為禰無宗之者二世繼禰則兄弟宗之三世繼祖則同堂兄弟宗之四世繼曾則再從兄弟宗之五世繼高則三從兄弟宗之及至五世繼高則親盡服絕而所謂高所謂第一世者當遷之矣第一世遷則第六世兄弟各以第二世為五世祖而各分一宗第二世遷則第七世兄弟又各以第三世為五世祖而各分一宗若五世祖一人則仍是一宗儻

五世祖兩人三人則兩宗三宗皆推兄弟中嫡長者立之由是遞遷遞易以至于盡所謂五世而遷之宗所謂祖遷于上宗易于下當數之次第一世數順第六世只數各以第二世三弟兄宗之次至正世繼高祖順縣蓋祖孫而遞高祖順順同堂只數宗之四世繼曾祖再外只數宗之正世繼高祖以蓋一世數順無宗之皆二世繼順只數宗之三世繼祖繼祖皆為小宗以第二世言必宗其繼高祖皆以第二世言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三終

善化劉鉅校
長沙王先慎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四

南菁書院

孝經問

蕭山毛奇齡大可著

張燧

山陰人係張南士先生之子康熙庚辰進士

問孝經孔子之書班氏漢書志

云孔子為曾子傳孝道也但不知果夫子所授曾子所述且出于何時宋人極疑其為偽故朱子刪改之至元吳澄又刪改之得毋非聖經乎

孝經本孔子之書觀孝經鉤命決曰孔子云欲觀我褒貶諸侯之志在春秋崇人倫之行在孝經此雖緯書然當時曾纘括其語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何休取其語以註春秋唐元宗亦取其語以入孝經序此定無可疑者故漢魏六朝祖述此經者約有百家其間張禹孔光鄭元王肅韋昭謝萬徐整袁宏荀昶

殷仲文何承天輩亦皆有名字人豈無一人覺其僞如宋人者若宋人學問專以非聖毀經爲能事卽夫子手著春秋易大傳亦尙有訾訾之不已者何況孝經故凡斥尙書攢國風改大學刪孝經全無顧忌此固不足據也但舊謂孝經夫子所作以授曾子又謂夫子口授曾子俱無此事此仍是春秋戰國間七十字之徒所作稍後于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說一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爲證此篇例也

然而有今文又有古文且曰今文真而古文僞何也據漢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此古文也孔安國所傳者也孝經一篇卽今文也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所受者也但不敘今

文所出之故惟古文則云武帝末魯其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尙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也故曰古文及隋書經籍志始云孝經河閒人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又有古文孝經與古文尙書同出孔安國爲傳劉向以顏本比古文除其煩惑而安國之本亡于梁至隋祕書監王邵訪得孔傳河閒劉炫因敘其得喪講于人間漸聞朝廷儒者皆云炫自作之非孔舊本其來厯不過如此予謂古今文原無二本古文尙書其與今文異者以增多五十八篇爲今文所無有故異耳若兩家俱有則二十八篇並無一字有差殊也孝經亦然其異者祇古文增多一章二十四字今文無有其他則經文並同雖古文分爲三十二章今文分爲十八章猶之古文尙書分盤庚爲三篇而今文只作

一篇古文多閒字坐字參字子曰字今文多諸也字猶之古文
尙書召誥脫幾字今文尙書酒誥多幾字古文女辟弟豈謹弗
諸字今文作汝避悌愷愼不諸字猶之古文尙書嶠夷昧谷今
文尙書作嶠鐵柳谷則意藝文志所云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
古文爲異者非經文有異而古字異也劉向所謂古文字也又
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親生之膝下諸家說不安處古文字
讀皆異者正指古文之字與讀也字異句讀亦異也若桓譚新
論云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則吳澄刪孝
經亦云古本一千八百零七字與譚所記不甚遠其少有贏縮
或彼此差訛俱未可定至如異者四百餘字則斷是古字若經
文祇千餘字而異者四百餘則別一孝經非古今文矣

至謂古文爲劉炫僞作則大不然據隋書劉炫劉焯在隋時最
有名字炫左手畫方右手畫圓口誦目數五官並用所著經書
最爲浩博豈有刪數也字增子曰字以爲僞者且刪數也字增
子曰字有何得喪何足講論而云因敘其得喪講于人間據隋
經籍志祕書監王邵訪得孔傳而河間劉炫爲之敘講得毋炫
所敘講者孔安國之註非經文乎炫本傳云內史送炫吏部炫
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
服杜等註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則其所講授者明
云是尙書孝經之註俱狀具在也且炫講孝經雖孔鄭並講而
翻不遵孔而遵鄭講今文而不講古文何以知之孝治章云治
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古文作不敢侮於臣妾乃

正義引劉炫云失謂不得其意又云臣妾營事產業宜須得其心力故云不敢失也則炫所講者今文矣故予謂疑炫作偽必當時忌炫之言與古今文門戶所藉口並非實錄而明儒無學不知刪數也字增子曰字于經文何害而痛詬劉炫有如不其且有增改隋書偽造註疏以誅炫者保無人之不繙隋書註疏一閱之乎且欲攻人之偽而先自處于偽可乎且堂堂經文刪改移易至于十七通不之責而責此之乎者也數助詞之同異也乎

吳澄謂古孝經二十二章魏晉以後不存劉炫以今文孝經分析庶人敢問章爲三又增一章以足二十二章之數則似古文之僞以分章見者若明初王禕且曰孝經古無章次至

漢始定次爲十八章唐名其篇近復有定爲經傳者則似古今文皆不宜分章矣且經傳之說創自朱子不知是否

朱子吳澄皆刪改孝經而又各不同朱本古文以司馬光爲史館檢討時曾進古文孝經故也澄本今文以疑古爲僞故也但其疑古爲僞處亦多未是如此疑分章亦知二十二章是古文舊分而但以分庶人敢問章爲可疑殊不知西漢相傳早自如此顏師古註漢志云二十二章者劉向以爲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凡二十二章則自班固作志劉向校經以前其所分之章與今並同並非隋代劉炫妄分此以足其數也

若王文忠云古文無章次則又不然前見王草堂孝經彙刻引

明孫本說亦云孝經起于仲尼居迄于孝子之事親終矣統爲一篇並無章次亦不分經傳其云不分經傳良是若章次則凡書有之所云章句屬讀是也故古本大學舊雖一篇然有分大學之道至止於信爲一章者有分至天下平爲一章者而註疏則分章甚夥但其多寡異同總無關輕重不足較辨耳若謂孝經止一篇則但見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孝經一篇而誤者彼所云一篇謂一卷也古孔氏一篇下註云二十二章孝經一篇下註云十八章此班氏自註者故註疏序云夫子說孝經一十八章正義云初除挾書律有河間人顏貞出其父芝所藏凡一十八章以相傳授又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二十二章孔安國作傳至劉向校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煩惑以十八章爲

定而不列名其云十八章爲定者謂二十二章似太煩惑故定以十八而不用二十二非謂劉向始分作十八也其云不列名者以唐元宗集諸儒之議始于每章上列以名如開宗明義章第一類而當時未嘗列也唐元宗本開宗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章第五庶人章第六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聖治章第九紀孝行章第十五刑章第十一廣要道章第十二廣至德章第十三廣揚名章第十四諫爭章第十五感應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喪親章第十八蓋舊本章上並無章名惟孝經援神契自天子至庶人五章上加以天子庶人之名第二天子章第三諸侯章第四卿大夫章第五士章第六庶人章凡五章而餘俱無有皇侃註孝經卽以此五名加于章首而鄭氏註本後人亦遂有加此名者故唐宗下議使儒官連狀題其章名而採而用之今所稱開宗明義章者是也要之此皆不足置重輕者幾見無此名而孝經存

有此名而孝經卽已亡也

獨是分之爲經傳而刪削而移易之則萬萬無是理者古人無
聖經賢傳之說道德名經易繫名傳並是混稱唯鄭康成註毛
詩有云小雅十六篇大雅十八篇謂之正經而孔氏正義卽云
凡書非正經者皆謂之傳是以仲長統有云周禮禮之經禮記
禮之傳而呂東萊謂楚辭惟離騷爲經而九辨以下皆可稱傳
然亦不過偶然言之未嘗竟取而分之也而朱氏于大學于孝
經于儀禮周禮禮記則直取而分之且卽分之亦不必遽爲刪
改鄭氏未嘗刪二雅仲長氏未嘗改三禮也而朱氏則不止分
之直取而刪之改之移易之

古文二十二章二千零七字朱氏
改作經一章傳十四章刪存一千

五百九十五字今文十八章

一千九百九十九字吳氏改作經
一章傳十二章刪存一千五百八十二字其兩家各顛倒移置

不可勝計註經者當如是乎二雅三禮非一人之書一時之言或經

或傳尙可分劃大學孝經則一人之書一時之言也詩禮爲時
人所作未必果聖人之所授賢人之所受故稱經不爲揚稱傳
不爲抑而大學則聖人授之孝經則賢人受之者也夫聖人所
授賢人所受則但爲區分未嘗改易猶爲不可而況乎刪之改
之移易之且從而詬厲之經七章云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
云云旣刪之矣且云溫公改教爲孝乃得粗通則不改者爲精
不通矣又云前段文雖非是理猶可通則後段文旣非是且于
理爲萬無可通者矣至其曰理之悖曰非天下之通訓徵色發
聲處處皆是聖言至此何止受侮孝經十四章云非聖人者無
法大亂之道也不知此言通否蓋亦起朱吳二氏問之

曰聖言何可侮但其所刪改與其所詬厲處則原有可疑者
經云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是
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義此數語與左傳昭二十五年子太
叔論禮之文相同第以禮字易孝字且以甚哉禮之大也易
孝之大也則似乎全襲左傳以爲文者或者此非夫子之言
故刪之因有微詞此不可謂大無理也

如所言則何止于此第十二章云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于
善而皆在于凶德此卽左傳太史克曰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
度于善而皆在于凶德言思可道行思可樂德義可尊作事可
法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此卽左傳北宮文子曰進退
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以臨其下皆直
用左氏文以爲言而不少避者論語亦然克已復禮爲仁則直
用左傳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
祭則直用晉曰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卽彼哉彼
哉用陽虎語不學禮無以立用孟僖子語不特記者如此卽手
自爲文亦然贊易乾卦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
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
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則全襲魯穆姜曰元體之長也亨
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
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其文在襄九年夫子未
生之前豈有穆姜襲夫子言者然而游夏見之不以爲疑七十
子之徒聞之不以爲怪漢唐至今並無敢有一人焉起而刪之

詬厲之若是者何也則以夫子之言原與春秋相表裏而非有二也春秋有簡書有策書夫子修簡書以爲春秋之經左丘明修策書以爲春秋之傳其二書皆朝夕講求行著習察師以之爲教弟以之爲學不問其爲何人語而其言足述往往取之以垂訓蓋夫子平居口授原自如此故其自爲文與門弟子所爲文皆彼此一轍而並無嫌畏避忌于其閒人苟有學則自多見少怪者已則無學而反謂聖經之有未通此在他人猶不可而況乎註經者也

夫孝天之行也三句明出是左傳亦明知以禮字改孝字然以班固之學何書不讀豈不見左傳豈不知孝經之孝字卽左傳之禮字而其作藝文志偏述孝經此語曰夫孝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一若千古言孝惟此數語爲必不可移易之金冊玉版並非他文可貿亂者則其尊此經爲何如而可容睥睨之也然亦有可疑者夫孝本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故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是成教者孝之效也而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則其所云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者非孝之效而教之效矣故司馬光進孝經時改作孝字朱氏所云溫公改教爲孝是也然則刪之豈過乎

聖人之言矢口成文無邊無幅非如近人陋腹可量其短長而齊其參錯中庸取人以身取人者修身之效也旣而曰思修身不可以不知人則取人又修身之功矣故此章初言孝繼言教而其言教則又雜出之以德義敬讓禮樂好惡諸名與近人之

腹不合亦思中庸初言人存繼言修身而其言修身則又雜出之以仁道義禮事親知人諸名向使齊其參錯而量其短長則中庸不可刪乎司馬光本無學之人觀其定濮議全不識禮毒亂千古今又改此字以啟後人改經之漸總是宋人習氣無足道者雖其改此字尙有可原以唐宗作序中有聖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亦是孝字但彼是行文此是註經彼非述經語此則直換經字耳往讀孝經有謂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好惡何指予妄應之曰好者孝惡者卽不孝也旣見邢疏而悔之古聖人之言彼此相仍並無杜撰然皆連類推及不分主客如此德義敬讓禮樂好惡八字皆他經所有左傳趙衰薦卻縠云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此德義之說也鄉飲酒

義云先禮而後財則民作敬讓而不爭矣此敬讓不爭之說也樂記云先王之制禮樂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好惡著則賢不肖別矣此禮樂民和好惡知禁之說也然而趙衰言詩書禮樂而及禮及好惡今言孝而必不使其及德義禮樂敬讓好惡是取孩孺學八比之法以律聖經小人之腹也

但朱氏語錄謂論語言孝親切有味此不會說得親切但言孝之效如此則似與論語不合故疑之耳

論語親切者孟懿子武伯子游子夏皆就其所問而答之故色養敬養祇就孝一節爲言此則夫子教之以大道篇首明云至德要道班固所云舉大者言是也且身體髮膚受之父母諸語在開首旣已親切明了卽不敢惡于人不敢慢于人高而不危

滿而不溢以至開天分地謹身節用次第而入又何一非親切行事亦何一是效推而至于孝治聖治郊祀配天宗祀明堂皆切實責備並非取驗朱氏凡于親切處皆認是效而于郊祀配天諸文則又疑其踰越僭罔有今將之心是孟子對咸丘蒙尙告之以大孝尊親以天下養之義而以吾道一貫之曾子乃僅僅以服勞奉養必有酒肉之小節呼而訓之豈曾氏之子反不若咸丘蒙哉

然則朱氏遵古文吳氏遵今文有優劣乎其所刪者誰是誰非有差等乎且明儒極詬古文謂今文祖述約有百家而古文之學祇劉炫一人何謂也

古今文無優劣今之文猶古之文也則遵者無優劣矣古今文俱不宜刪刪則刪是亦非刪非亦非也則刪者無差等矣若今文盛行而古文稍減則以今文之出在除挾書律時而孔壁古文至武帝末天漢之後與尙書論語並出其時相距約有百年且今文初出卽有長孫氏江翁翼奉后蒼爲之授受而古文則武帝命孔安國作傳以巫蠱事發匿而不上故諸家皆出而孔傳獨後然而至隋唐之間諸家漸息惟孔傳鄭註兩家並行一古文一今文唐宗序所云劉炫明安國之本陸澄譏康成之註邢疏序所云劉子玄辨鄭註有十謬七惑司馬堅斥孔註多鄙俚不經專以二家爲言可驗也若謂今文百家古文祇劉炫一人此出自明歸有光諸君所言有光極闢古文尙書而自處于謬劇不足辨今所言亦非是諸家無古今之分惟長孫江翁后

蒼翼奉初爲四家後增以張禹爲五家若又稱六家則韋昭王肅虞翻劉邵劉炫陸澄六人合古今爲言而劉炫之名已居然廁乎其間誰謂炫祇古文家乎

但又有謂古文不如今文吳所刪勝于朱所刪者今文篇首祇云仲尼居曾子侍而古文增閒居侍坐二字吳澄謂居卽坐也與上句義重禮小戴記云仲尼燕居子張子夏子游侍孔子閒居子夏侍大戴記云孔子閒居曾子侍並無坐字此經與彼所記當爲一例且許慎說文所引孝經尙書皆自稱爲古文今說文所引並無閒坐二字則此非古文僞乎非澄說之較勝于朱氏者乎

古今文本無異同其所異者祇此閒坐二字然此則古文是而今文非者朱吳所刪俱不是然此則吳氏尤不是者古居皆有名如二戴記所稱仲尼燕居孔子閒居類各有處所故劉向別錄中載鄭目錄註云退朝而處曰燕居退燕遊人曰閒居未有祇出居一字以記處所者字書居者處也但曰處知處在何所耶若侍則有侍立侍坐之分侍立曰侍側曰侍論語顏淵季路侍閔子侍側是也侍坐者必曰侍坐論語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是也蓋侍立在正席之側請業必膝于席端請畢卽起故孔子閒居子夏侍此侍立者立則膝席問業問畢便起起者起立也故曰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侍坐在正席之前之側曲禮所謂席函丈者東西設席而坐于席閒請業則起跪請畢還坐故曰侍坐于先生請業則起請益則起起者起跪也而至

于避席則不止起跪而反越席而起立以致敬故哀公問篇初祇稱哀公問于孔子曰此侍立也既而坐則特稱孔子侍坐于哀公然後稱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此明明者今儼有曾子辟席有復坐語則非侍立而侍坐矣侍坐可無坐字乎且澄但知居字可解坐字而不知居是居坐是坐孟子居鄒子思居于衛皆作居處解卽燕居閒居皆是處不是坐曲禮曰居不主與坐不中席明明以居字坐字彼此各出而乃曰居坐義重則曲禮尙未讀而欲改古經不可也

若謂許慎說文無閒坐二字則尤可笑者慎于和帝時襲賈逵字學以作說文逵自稱受古文尙書而其所受者實東漢初杜林偽造古文漆書之學並非孔氏壁中本故說文所引亦自稱

古文而于五十八篇之文並無一字予于古文尙書冤詞卷已載之詳矣至孝經則說文序亦云慎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授則宏是杜林弟子正漆書本也林嘗謂漆書恐絕何幸有東海衛子宏得傳其學是宏所授本並是漆書與孔壁何與而欲其有閒坐字乎

然明代儒生詬劉炫者多而詬朱吳者少何也

此則有明一代俗學之通弊也明以八比取士專用朱氏所註書爲取士功令立之學官人第知有朱氏而不知有孔子朱氏會斥古文尙書爲假書而吳澄又張大之有明俗儒無不攻古文而尊今文不幸而孝經古文與尙書古文同出孔壁又不幸而劉炫得孝經孔傳與梅賾上尙書孔傳又彼此相類因重以

攻古文尙書之餘力并攻孝經其所以詬炫者正助朱吳之詬
梅賾詬炫而加功焉者也敢詬朱吳哉然世雖未嘗詬之而有
竊譏之者嘗見錢塘王草堂作二經彙刻一大學一孝經也孝
經末篇載朱氏集中諸書痛言凡文之必不可改以爲世戒并
錄于後 朱氏與張南軒論二程遺書有云熹之愚意止是不
欲輒改易前賢文字稍存謙退敬讓之心耳若聖賢成書稍有
不愜已意處便率情奮筆恣行塗改恐此氣象亦自不佳蓋所
改雖盡善猶啟末流輕肆自大之弊況未必盡善乎老兄試思
前聖入太廟每事問存饌羊謹闕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深戒
不知而作教人多聞闕疑之心爲如何而視今日紛更專輒之
意象又爲如何 又云大抵古書有未安處隨事論著使人知

之可矣若遽改之以沒其實則安知其果無未盡之意耶漢儒
釋經有欲改易處但云某當作某後世猶或非之況遽改乎且
非特漢儒而已孔子刪書血流漂杵之文因而不改孟子繼之
亦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終不刊去此文以從已意之便
也 又云所謂不必改者按其舊文然後刊正所謂疑當作某
一例之外未嘗敢妄以意更定一點畫也此其合于先生當日
本文無疑今若有尊敬重正而不敢忽易之心則當一循其舊
不容復有毫髮苟且遷就于其間乃爲盡善 又云區區非有
偏主必勝之私但欲此集早成完書不悞後學耳計老兄之意
豈異于此但恐見理太明故于文理瑣細之間不無闕略之處
用心太剛故于一時意見所安必欲主張到底所以紛紛未能

率定也 又與南軒論改胡五峰語錄云凡言刪改者亦且是私竊講貫議論以爲當如是耳未可遽塗其本編也 又與張南軒劉其父論二程遺書云此是二先生集胡文定當時亦只是據別本改錄雖文定亦不能保其無一字之譌也今復得善本重加補綴乃是文定所樂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尙爾依違也 又云如定性書及明道敘述上富公與謝帥書中刪卻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卻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沂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者但亦可惜改卻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個閑字而壞卻一個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 又云程子嘗言人之爲學其失在于自主張太過

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先生主張此事得無近此聖賢稽眾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 又云文定旣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理耶 又云但只是平氣虛心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卻一個胡文定耶 又與劉其父書云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後世必當依此卽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作是說者卻足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其改之正所望于後學不當守已殘而妬道真使其遺風餘弊波蕩于末流也 王草堂曰子按朱氏所言深痛改竄古書之非理語語切中作聰明以亂舊章之病其于二程遺集不敢以己意更定一點畫不容復有毫髮遷就于其間五峰語錄亦不敢遽塗其本編何其慎重篤信至此而

乃于孝經大學橫加刪改豈先儒之書不可更改一字而聖賢之書可以連篇削乎其所云見理太明用心太剛者得毋自道乎據其所言則自處太重是亦克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予之言此諒亦朱氏所樂聞但願讀是經者不可肚裏先橫卻一個朱氏也熊愚齋云學問之道是是非非毫釐不容差謬朱子之言可信則不當與之背馳不可信則背之可也誠大公無我之言哉王恬曰草堂以此為微詞謂言不願行非君子之道而予則實有隱憂者宋人自矜所學直接堯舜互相標榜原有藐視先聖之意故于本朝先輩高樹門庭不容一人讐議而先聖先賢恣情駁貶聖門諸賢何一不受其削跡而門庭前輩呵護悉力實有抑聖賢以揚同類之意宜乎俗儒入告請斤十賢于堂下而升周程張朱與四賢接席而恬不知怪也嗟乎恐將來四賢亦不安此席矣每讀六經未嘗不累息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四終

長沙王先慎校
善化劉鉅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五

南菁書院

禮記偶箋一

四明萬斯大充宗著

曲禮

七十曰老而傳

傳卽儀禮所謂傳重也七十筋力已衰主祭之重不能勝任故傳之於子觀王制云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又云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則其不能主祭可以類推矣禮器記季孫之祭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儀禮少牢特牲祭禮最爲繁委七十者豈能勝乎或疑傳重主宗子言老而傳者不唯宗子予曰固也彼五十服官政大夫也如子言將人人必爲大夫乎

夫爲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

賜者上與下之稱諸家解爲錫命非也錫命典禮賜物隨意三賜至再至三也玉藻云親在行禮於人稱父內則云不敢私與爲人子而有車馬旣貴顯矣其以父命賜物於人雖至再三亦不可及於車馬蓋車馬至重非他物比坊記云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與此同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

五句之首當有闕文

此必其平日有孝慈仁弟信五者之實然後能有是稱若止是三賜不及車馬未可卽爲純孝人亦未必遂稱之故愚謂五句之首當有闕文蓋此篇集他書要語成篇朱子謂大意相似而文多不屬是也

毋踏席摳衣趨隅

此羣居升席之儀也玉藻云登席不由前

句爲去聲 躡席是不問

禮席羣席升者皆不由前所以然者爲恐躡席也下文云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上指席端下指席末禮席升降皆正由上下鄉飲酒禮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賓升降皆自西方是也燕禮大射鄉射升降皆然羣席升旣不由前亦不正由上下而由席隅蓋禮席一席一人羣居則一席四人以長幼爲次升由上下則踐他人位是爲躡席必從席隅升坐乃爲得禮故戒之曰毋踏席復著其禮曰摳衣趨隅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孔疏因此文連請席何鄉遂謂平常布席如此禮席不然非也

鄉飲酒禮介坐西南方而鄉東主人坐東南方而鄉西記云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謂升由下降由上是東鄉西鄉以南爲上也賓坐西北而南鄉其升降皆自西方以東西鄉者推之則西方爲上可知矣又室中以奧爲尊祭時太祖位奧東鄉昭穆之位自西而東則南鄉北鄉非以西爲上乎

冠母免

免如字謂常時不得免冠也舊說讀音問此喪冠矣人縱不循禮豈有無喪而肯服喪冠者乎

母絮羹毋歡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歡醢主人辭以糝

客絮羹四句正明所以不可絮羹歡醢之故言爲客而絮羹歡

醢主人卽以此辭客將何以爲情乎故不可也

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

朝服而命必拜而命下堂而受必拜而受孔子問人於他邦且再拜而送況君乎

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孫爲祖尸昭穆同也或問太廟合祭始祖羣祖皆有尸宜如何曰據祭統尸爲祭者子行然合祭必取子行則昭穆有不應者祖尸必以孫然始祖又何從得孫唯取王族最尊行爲始祖尸羣廟有孫取孫無孫取孫之孫行可矣指高祖之祖父二廟世遠未必有孫卽取孫之孫昭穆大抵諸經言尸皆主祭父言不必泥也

二名二偏諱

謂二字爲名者不偏主一字諱之也若主定一字諱一字不諱是爲偏諱

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

儀禮聘禮記曰凡執玉無藉者襲此條蓋卽是語而申之有藉謂旣聘而享束帛加璧璧在帛上如物有承藉然無藉謂執圭行聘特達無所藉按聘禮聘之日賈人取圭授上介上介授賓賓襲執圭入門左揖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公側襲受玉賓出公側授宰玉所謂無藉者襲也賓旣出公裼而降賓乃裼奉束帛加璧享君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公受幣賓出所謂有藉者裼也古人冬月衣裘行禮有當裼時有當襲時不得相因大

抵禮盛則襲禮殺則裼故玉藻曰禮不盛服不充又曰服之襲也充美也裘之裼也見美也聘禮盛故襲享禮殺故裼按裼有與袒連言者見於詩見於孟子大都皆傲慢不恭之狀有與襲對言者見於聘禮之賓主見於曾子子游之弔而最詳於玉藻之篇大都皆行禮時文質相變之宜二者不得相混鄭氏注聘禮云裼者免上衣見裼衣凡袒裼者左注玉藻云裼衣之上復有衣袒而有衣曰裼賈疏云冬時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裼者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襲者掩之孔疏云近體有袍襪之屬其外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

裼說微不同皆不免與袒裼混愚考玉藻言諸裘皆言衣以裼之知裘外之衣謂之裼衣也又言裘之裼也見美也君在則裼盡飾也夫臣之見君必朝服則裼衣卽朝服矣卽如旣聘而享賓主必裼以將事則裼衣非禮服乎推此則凡裘外之裼衣皆禮服矣其謂之裼者何說文裼字从衣从易裘因事變衣因裘易也又裼有袒義古人禮服皆直領無衿裘上衣裼衣胸前裘色自然微露如袒者然是之謂見美是之謂盡飾故曰裼其襲奈何玉藻云服之襲也充美也夫其於裼曰裘之裼裼在裘外也於襲曰服之襲襲在裼外也裼衣見美盡飾而加衣以掩之使美充於內而不外見故曰襲然經不詳襲衣之制據說文釋襲爲左衽袍古唯大小斂之衣皆左衽生人左衽非聖人所許

反復思之疑卽深衣也古人禮服無衽中衣袍襍之屬有右衽未必有左衽唯深衣右衽在外當右旁左衽在內當左旁且衣裳相連全體深邃服之以掩蓋裼衣則美不外著又深衣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治擯相可以治軍旅其用至廣聘禮文事也擯相類也禮盛而服之以襲不亦可乎吾爲約而言曰冬時服裘裘上有裼衣加深衣則曰襲不加深衣則曰裼裼襲之解如是而已矣又裼襲專就裘說不兼葛說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

諸侯之上大夫卿聘禮卿爲使者至彼國曰賓大夫爲上介士爲眾介此勞之是行聘享私覲之後主君送賓及大門內公問君問大夫訖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皆再拜稽

首公答拜儀禮不言還辟此文補之

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

按聘禮聘之日公皮弁迎賓於大門內大夫納賓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辟卽還辟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儀禮有覲禮無朝禮第就儀禮考之知朝覲只一事無二禮朝先而覲後耳何以言之覲禮於覲之日云侯氏裨冕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曲禮此經參之此時應有朝禮蓋覲禮行於廟廟在路寢東竊意是日天子將入廟受覲從路寢乘車而出諸公侯先俟於門外天子至宁下車而立諸公侯於是分班朝

見以通姓名卽所謂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也儀禮不具文之畧也已而天子入廟負斧依南面而立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卽所謂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也朝先覲後通言之皆曰朝但臣之見君以北面爲正故儀禮獨以覲名先儒信周官謂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夏宗依春冬遇依秋孔疏更以爲六服諸侯每服別分爲四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按郊特牲云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記曰唯詔於天子無北面如先儒說唯秋冬覲遇者行北面再拜春夏朝宗者止東西一立而

退永無北面而朝之禮何以明君臣之義乎愚故以觀禮及此經爲正周官宗遇辨見本條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

按此文卽左傳所云不期而會曰遇也言兩君未及相期忽然道塗相見故曰遇非謂有期日而先期相見也舊說非

問士之富以車數對

士已食祿公朝不與齊民伍縱未有命車亦得自爲之故問其富則以車數對見其家富者得多爲車數未有定也若如舊說上士三命得賜車馬則命車唯一而已數豈無定且又何以見其富乎

天子祭天地

周制子月祭天於郊午月祭地於社中庸云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是也郊在南郊祭法謂之太壇周官謂之圜丘社在北郊祭法謂之太折亦曰太社周官謂之方丘北郊他經不見觀禮所謂禮月於北門外是也詳見質疑

支子不祭

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推此而言唯大宗得祭始祖族人無遠近皆宗之繼高曾祖禰之小宗亦不得祭也高曾正適之宗得祭高曾庶祖禰正適之宗亦不得祭也鄭注庶子不祭祖云凡正體在乎上者視下正猶爲庶也得之矣

大饗不問卜不饒富

方氏謂禮言大饗有別月令季秋大饗帝禮器郊特牲大饗腥

祀帝也禮器又言大饗其王事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祫祭先王也郊特牲又言大饗君三重席而酢仲尼燕居言大饗有四坊記言大饗廢夫人之禮兩君相見之禮也雜記言大饗卷三牲之俎凡饗賓客之禮也先儒以此大饗爲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愚考禮經祀帝祀先牲日皆卜此言不問卜乃指兩君相見及凡賓客之禮也賓客既行朝聘當饗卽饗牲日皆不卜其言不饒富卽左傳所云饗以訓恭儉之謂也舊說非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

按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合之此經知五等諸侯皆以圭爲摯特有長短之差不得泥周官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之文反疑此經爲畧贊詞爲失也說詳周官辨非

檀弓

孔子旣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按此則墳與墓有別封土曰墳實土不封曰墓然旣葬之後雖封土爲墳通謂之墓可也防墓崩者所封之四尺因雨甚而崩非崩及兆域至見尸柩也考士喪禮筮宅冢人營之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是掘地爲壙也壙深故其下棺也君用四綽二碑大夫二綽二碑士二綽無碑綽亦曰引葬時屬引懸棺而窆故墓無崩道其或有水潦冲嚙直當改葬而不止於修故禮

有改葬總之服豈有孔子於親墓崩及兆域第虛援古不修墓之言而置之者乎故知其所崩者四尺之封也

魯婦人之鬢而弔也自敗於臺鮒始也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鄆臧孫紇救鄆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鬢魯於是乎始鬢據此是敗後鬢以逆喪非敗後相弔以鬢也特自此之後遂以鬢行弔耳故此本其始而言之若謂敗後相弔以鬢則夫死之婦自哀不暇遑及弔人夫存又不必婦人行弔故當通左傳解方不泥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祥禫之說鄭玄主異月王肅主同月今按此條及前朝祥暮歌孔子謂踰月則善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正合是篇所云祥

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及三年問所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王肅之言爲可據士虞禮間傳皆言中月而禫謂禫在祥月中也卽令喪事先遠日祥或在下旬然祥後卽禫亦不害爲中月鄭乃據喪服小記中一以上學記中年考校兩文釋中爲間遂定爲二十七月而後世因之不思三年問一篇出於荀子荀子周人也二十五月之言必非無據奈何與之相背乎然先儒多知二十七月之不合於經而不敢昌言正之者親喪寧厚且相沿已久不能卒變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嬰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志記也若今墓志然飾棺之物孔氏顓孫氏主之非公西赤公明儀爲之也按喪大記大夫之喪畫帷黻黻各二披前纁後玄士布帷畫黻二二披用纁孔子爲大夫子張爲士循周制可也況從周固夫子之志乃用夏殷之飾胡爲乎意當時之人疑聖賢之喪必有異遂訛傳以爲然記者因而志之耳

經也者實也

此明經之義實者誠信之謂也人子於親喪附身附棺必誠必信故因經著義欲人之顧名而自盡也

及葬毀宗躡行出於大門殷道也

穀梁傳曰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簷可也改塗可也按此文毀宗卽壞廟也下篇云殷朝而殯於祖又云

殷練而耐卽耐於此祖殷之葬期不見於經或卽在練時毀宗以出者示將遷耐也其出必從廟門舊說謂毀牆而出非也前此朝祖業從廟門入今日仍從廟門出何害於禮

子思之母死於衛

舊說伯魚死其妻改適於衛此妄說也伯魚之死年幾五十其妻亦旣衰況上有聖舅下有賢子豈比窮民無告者而至有改適之事乎故知妄也謂孔子子思皆出妻亦然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

設飾以明衣裳衣尸也始死身上無衣唯覆斂衾至此乃有飾故曰設飾按士喪禮始死卽復楔齒綴足設奠於尸東遂帷堂

以未沐浴尸身未加明衣也既帷堂主人命赴入坐於床東眾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床東面親者在室眾婦人戶外北面眾兄弟堂下北面是即始死時之位夫婦未嘗亂也仲梁之言何據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

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明器鬼器也當虛祭器人器也當實宋殷之後當用祭器此醯醢百甕曾子謂爲明器要知襄公非不用祭器必其侈張過制於祭器常數之外又用明器而實以醯醢是不知明器祭器之有別也故曾子譏之其侈不合禮即此可見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尙行夫子之志乎哉

註疏云封高四尺此因防墓封崇四尺謂葬孔子亦高四尺也竊恐未然板廣二尺三板几六尺周禮大夫制也孔子爲大夫正當六尺若斧者南北壁立東西陵遲上狹下舒若斧形板施於南北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

按士喪禮復與楔齒綴足絕氣即行之設飾指沐浴後設明衣

裳一事設飾後乃飯以士喪禮序言之復槨齒綴足最先帷堂次之設飾次之飯又次之言並作者謂並作於一日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按士喪禮將葬既井槨工獻材於殯門外此云既殯旬而布之者先布而乾之至葬方可用也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此極形容孝子思慕迫切之情言其哭無時者其心若使父母必知之庶幾其反而還也其疑辭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四者皆周

水兕革棺并厚三寸孔疏云各厚三寸非也此天子親身之棺

外加槨四寸槨卽槨棺也又加屬棺六寸大棺八寸二棺卽梓棺也見喪大記凡四重其厚二尺一寸諸侯無革棺觀上章云君卽

位而爲槨又曾子問云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槨從皆不言有革棺可見

柏槨以端長六尺

此天子之槨也據上文天子之棺四重厚二尺一寸是上下左右皆合得四尺二寸又據喪大記小斂君衣十九稱大斂君衣百稱則天子當益多棺中容尸須寬廣得四五尺是棺之上下左右高廣且八九尺矣而又人身長短中人不下七尺就周衣尺言服包裹當又加長棺之前後兩和合得四尺二寸并容尸身八九尺當其長一丈三四尺夫以長一丈三四尺高廣八九尺之

棺而柏棹止長六尺不知如何用之不可考也

君之適長殯車三乘公之庶長殯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殯車一乘

此送葬之車卽士喪禮所謂乘車載皮弁服纓轡貝勒懸於衡道車載朝服橐車載蓑笠之車也以其爲送葬之車故亦曰遣車雜記曰遣車視牢具言其多寡之數視朝聘時主國相待之牢具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故此下文云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个介通書一介臣中庸作一个臣可見凡禮儀降殺以兩大夫五則士當三故士喪禮車三乘也按士喪禮將葬柩朝於祖薦車薦馬遣奠後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及行茵苞明器先車從於後苞者何柩

行時取遣奠牲下體包之以葦記云葦苞長三尺一編是也棺旣下壙贈畢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筭於旁舊說謂遣車以載遣奠苞牲體得名且泥雜記遣車視牢具置於四隅之文謂遣車之制甚小載苞置於棹之四隅夫甚小之車豈能容三尺之苞而苞之不以車載喪禮業有明文且藏於棹旁並不於四隅蓋不知下文孔子所謂塗車乃從葬之車而謬以遣車當之也餘詳下文及雜記篇

季武子寢疾 云 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按春秋書季武子之卒在魯昭公七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至此方十七歲曾點之年史記不著論語四子侍坐以齒爲序點居子路下子路少孔子九歲時方八歲點當益幼矣倚門

而歌必無此事卽有之亦是兒戲乃欲據以言狂何邪

平至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辭謂告以有殯斂之事非辭之使去弔者亦不因辭而去也畢事乃出拜之按士喪禮小斂於戶內奉尸俛於堂主人降西階拜賓大斂時有大夫則告既斂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後至者卽當事而至者也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按士喪禮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眾賓謂往拜謝弔也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註云拜君命及眾賓所乘是也此言公弔之必有拜者正指往拜然眾賓亦往拜而獨言公者喪家有主後君與眾賓之弔皆當往拜若無主後則攝主但往拜君弔而眾賓

不往拜也喪大記曰喪有無後無無主雜記曰無族人則前後家東西家或里尹主之故此言朋友州里舍人可也檀弓孔子哭伯高子貢爲主且曰爲爾哭也來者拜之則來弔而有拜者自不必言但攝主於來弔者君與眾賓皆拜往拜則不及眾賓耳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按禮君臨臣喪必升自阼階君自爲主臣不敢有其室也子游擯請事也士喪禮公賁擯者出請事故知弔亦請事由左尊君也不敢以賓禮待君也然觀雜記云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似凡喪擯皆由左而由右始於泄柳之徒然則子游之由左何以特誌之乎蓋君

弔則擯當由左賓弔則擯當由右當時君弱臣強君弔擯亦由右而子游獨由左故美而志之泄柳之由左殆因當時美子游之由左遂以爲賓弔亦當然相沿而失之耳

唯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

按士喪禮既殯朝夕哭婦人卽位於堂南上哭無帷殯之文敬姜賢婦以遠嫌帷殯無乖禮意故不曰非禮而曰非古

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

按士喪禮主人親含尸左袒含畢襲小斂訖袒奉尸俛於堂襲將大斂袒斂於棺卒塗襲將葬啟殯袒朝於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祖袒既祖襲柩行袒出宮襲將窆屬引袒窆訖襲又君視斂君贈皆袒畢事襲此言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者蓋喪中有

事則哀加甚事過則哀少殺而袒襲因之然其所以袒者以便

於行事遂因以爲節耳此與裼襲不同亦與袒裼不同裼襲指

襲外之衣

說見前

袒裼則袒去襲外之裼衣而全露其裘故裼襲

爲行禮質文之變而袒裼爲傲慢無禮之容也此喪中之袒則捲起衣袂而露其臂襲則掩之蓋孝子未成服衣深衣成服衣衰袂皆二尺二寸不袒則妨於治事射儀之袒襲祭及養老割牲之袒皆然觀禮之右肉袒乃自右袒去朝服也士虞禮之鈎袒乃以手指鈎其袂而起之也此二者與諸袒有異亦不可混袒裼說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

按王制云周人弁而祭殷人皐而祭祭交神之事吉禮也今葬亦首加弁嫌過近於吉故仍加麻經於首而要葛帶不純凶亦不純吉曰與神交之道何也親始死有尸既殯有柩葬則尸柩俱歸於無迎精而反祭之宗廟以鬼享之親而神之自此而始服祭服之弁而以神道事其親故曰與神交之道也舊說解爲山川之神者非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古者井田制行民皆族葬故孟子云死徙無出鄉王制云墓地不請所謂北方北首亦就其鄉之北耳下文趙文子觀於九京豈九京亦在晉國之北諸大夫皆於此葬乎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

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

按雜記唯士葬與卒哭同月天子至大夫卒哭皆後葬二月先儒謂虞祭閒日舉唯可言於士禮考之春秋葬必柔日葬日虞故士虞禮云虞用柔日也閒一日再虞又閒一日三虞皆柔日三虞之次日剛日也乃卒哭卒哭之明日乃祔三虞卒哭附祭三日接續行事故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變謂喪祭變爲吉祭也先儒釋變爲變禮固非謂三虞與卒哭皆用剛日唯卒哭與祔祭連接亦非士虞記曰始虞用柔日曰哀薦禘事又曰再虞皆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夫言再虞皆如初則皆字包三虞立文

以上文未及三虞故下復言三虞以足之三虞二字不連卒哭
讀卒哭他用剛日謂卒哭別用剛日也且卒哭祝辭曰哀薦成
事正與此經卒哭曰成事合先儒連三虞卒哭爲句謂同用剛
日則虞祭亦可曰成事矣不疑與此經戾乎祔於祖父祔主于
祖廟也上文云重主道也足知天子至大夫士始死必有重重
徹必有主先儒因士喪士虞及特牲少牢諸禮皆不言主遂謂
天子諸侯有主大夫士無之彼孔悝去國猶載祔以行無主何
以有祔祔以藏主諸禮之不言主特文不具耳因此而謂大夫士無
主然則大戴禮諸侯遷廟第言奉衣服者皆奉以從祝不言奉
主將謂諸侯亦無主乎主既祔則主藏於廟三年喪畢諸侯則
遷死者之高祖於祧遷死者之祖於高祖之廟而死者之主正

位於祖廟不拘昭穆皆然大夫士則祖與高祖同廟異室喪畢
遷高祖之主而祖主遷於高祖之室死者之主正位於祖室不
拘昭穆皆然先儒謂祔後主反於寢上篇云喪事有進而無退
坊記亦云喪禮每加以遠考士虞禮將旦而祔則薦薦餞也既
餞而祔於祖矣復反於寢既進而退自遠而近有是理乎

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
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芻靈畧似人形塗車畧似車形故可從葬觀此則知以遣車爲
從葬者皆妄也古用芻靈後易爲俑孔子善芻靈而不仁俑知
後世非皆用俑也蓋有之耳

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

介通介者諸侯相朝大夫出聘從行之介也雜記遣車視牢具而禮器云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是牢具之數又視乎其介故此言介不言牢該之也士不言其數以大夫差之三乘可知孔疏謂天子之士三乘諸侯之士無遣車蓋泥於以遣車爲載苞從葬之車而士喪禮無之故爲此說不知禮之降殺以兩止就天子諸侯大夫士大段差之不屑屑也

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

據本文是哀樂相生之序但此章是論喪禮之踊上文云辟踊哀之至也哀親之死豈因樂極而生乎諸家紛紛其說未悟斯旨孔疏云鄭康成諸本亦有無舞斯愠一句者而劉氏欲於猶

斯舞之下增矣字而刪舞斯愠三字卽孔疏意此爲可從蓋上文固言愠哀之變也此言辟踊始於愠方與哀死意合

子卯不樂

注疏取桀紂死日爲說漢書張晏曰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愚謂二說當相備十二支相刑不但子卯獨忌子卯者更值夏殷亡日也若專指夏殷亡日不應因甲子乙卯兩日盡子卯而忌之也

衛柳莊死獻公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

縣如字不音玄蓋裘氏邑名潘氏縣名也

季康子之母死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

戰於郎公叔禹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云云

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

京山郝氏曰故謂名新謂諡舍故諱新謂舍舊日之名而稱新諡以諱之也愚按晉語范獻子聘於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考史記獻公

隱公之高祖武公隱公之曾祖范獻子聘魯在昭公二十二年獻公至昭公已十二世武公已十一世時猶諱具敖京山說是也舊說以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非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芻其人

百祀百年也木過百年堅老可爲椁材廢祀廢山澤之祀也廢祀勿人姑爲之令而已究屬可疑

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叔仲衍以告請總衰而環經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之末吾禁也退使其妻總衰而環經

按總衰四升有半布細而疏喪服傳列小功之首唯諸侯之大

夫爲天子服之五服親族無用此者叔仲皮從學於泄柳叔仲皮死其妻魯人素知禮爲之服斬衰絞經時俗尙輕微妻爲夫有服總衰環經者皮之弟衍拘於俗見請於子柳欲令皮妻易服總衰環經且云昔吾喪姑姊妹亦如此無我禁者是不知總衰非姑姊妹之服并不知妻之爲夫更不同於姑姊妹也失禮已甚故子柳不答衍不悟其非退使皮妻改服總衰而環經舊解非

孔子曰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善夫此言卒哭明日耐主於廟之異離之者孫雖耐祖新主在祖主祔中以物隔之也合之者無物隔之也祖孫一本之親合之爲是故孔子善魯舊說以耐爲耐葬者非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五終

湘陰吳宗實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六

南菁書院

禮記偶箋二

四明萬斯大充宗著

王制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

卷衮通衮以龍得名天子冕服十二章自日月星辰以下而名曰卷者衣有龍章龍形衮然尤昭著也上公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故亦服衮冕然自龍而下無日月星辰蓋與天子同衮之名而不同其實天子之三公加一命得與上公同然此異賜非常法也鄭康成據左傳三辰旂旗之言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而天子冕服止於九章考郊特牲云郊之日王建旂龍章而設日月明堂位亦云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是旂未常有星

辰也左傳言三辰約畧之詞耳且龍亦畫於旂如鄭言亦當不列於衣矣何以獨名衮乎愚於周官司服詳辨之矣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庶人祭於寢

周制天子七廟加文武二世室爲九廟昭常爲昭穆常爲穆父子異昭穆故異廟兄弟同昭穆故同廟異室如此則無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皆定以三昭三穆而無多少不齊對偶偏枯之慮諸侯五廟者亦然大夫三廟者其一昭一穆高與祖同一廟曾與禰同一廟皆異室以爲常適士二廟者亦然官師一廟者則高曾祖禰異室祀之庶人於寢亦祭高曾祖禰大祖始祖也

其廟百世不遷大夫有大祖故其子孫適長世世爲大宗士無大祖親盡卽遷故其子孫適長亦祇爲小宗諸侯別子及異姓臣皆然詳見質疑 注疏載天子廟制王鄭不同余從王說蓋七廟者天子之常數三代所同也世室之有無多寡不可定此非常數也三代所異也據祭法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則七廟之外更有禹廟又鯀列於郊亦當有廟是夏有九廟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七廟之外更有湯廟又冥列於郊與書稱大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皆當有廟是殷有十一廟也周則初以后稷爲始祖合文武世室而爲九東遷之後祖文王合武世室而爲八說詳八質疑要之宗無定數而七廟之有常者三代曷有變哉或疑殷之三宗并數祖甲而茲獨不及何也曰書於祖甲不稱宗也

不稱宗何以言殷有三宗曰并湯而數之也史記於太甲不稱太宗乎曰不見於經吾未敢信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日禘夏日禘秋日嘗冬日烝

按祭統亦云天子四時之祭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與此文同蓋三代通禮也行於子午卯酉月鄭康成謂爲夏殷之祭周則春日禘夏日禘以禘爲殷祭蓋泥於天保詩禘祠烝嘗一語不知此詩作於武王時而禘祠烝嘗是諸侯之祭武王末受命未遑制作尙以侯禮祀先故禘祀烝嘗遂見於詩迨周公相成王始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定爲春禘夏禘秋嘗冬烝而禘祠烝嘗爲諸侯之制也時祭中夏禘最大每歲舉行先儒信緯書或謂三年或謂五年者皆不可信禮不王不禘此

連諸侯並言者蓋春秋時若魯若晉俱僭行禘記者從僭後爲文誤信以爲固然遂與天子連言之耳詳見質疑

天子禘祠禘禘嘗禘烝

凡合祭曰禘禘嘗烝皆合祭故皆言禘據此則知天子別無禘祭凡諸經傳所言禘皆指禘嘗烝之祭也但烝嘗二祭止大祖及羣廟而禘則上追大祖之所自出下及於毀廟之主其禘較烝嘗爲大凡祭皆曰有事而禘之事較凡祭爲大故春秋于文二年八月之禘書爲大事而公羊釋之曰大禘也詳見質疑

諸侯禘祠禘一禘一禘

諸侯固不得行禘卽就僭禘者言亦無禘祭之禮蓋禘必於大廟必合羣祖此言一禘一禘者記者見閔二年春秋書禘於莊

公遂以爲雉祭而云然也當時魯禘周公以魯公而下諸祖配祭至閔公時遂用禘禮祀莊公莊公分卑周公至隱桓諸祖無下就莊公之理必是雉祭故記者誤指爲禮也

司空執度度地居民

按考工記玉人職云土圭尺有五寸以土地土地者度地也此司空執度當準土圭以爲廣狹然不必拘拘一圭爲一度也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

此篇後章云五十不從力政則此使民自不及老者任事食食俱就壯者言任老之事寬其力也食壯之食厚其養也大戴千乘篇云太古食壯之食攻老之事與此同舊說非

赦從重

此所謂赦卽下文眾疑赦之者也書云罪疑唯輕則所謂赦者特赦其重罪減從輕罪非竟赦而不問也從重者減二等若三等也罪減從輕而曰從重者減等之罪則輕而赦之之意則重也

凡制五刑必卽天論郵罰麗於事

郵傳行書不留滯論罪者事至卽決如郵之行書不使留獄故曰論郵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注云道中三塗是已然必左右皆一定往來悉由之男女方不雜竊意塗之從者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塗之橫者以南爲右以北爲左如舊說則往之男與來之婦遇來之男與往之婦遇不

病雜乎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

按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非授田實有多寡由尺步有廣狹也觀此文可見古者指殷時今指周時殷周之步皆六尺四寸但殷尺大於周尺五之一故殷之一步以周尺計之則爲八尺殷之百畝以周步計之爲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然則殷之七十畝周之百畝有奇矣殷周如此夏從可知 按鄭注所算田畝數與經文不同經文有誤鄭注爲是注又曰按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戰國時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是鄭亦不定周尺爲八寸也孔疏乃更以八寸

尺爲數是確信周尺爲八寸矣按說文釋咫字云八寸爲咫周尺也許君之意謂古以八寸爲咫周尺短于古尺五之一古八寸之咫已爲周十寸之尺故云爾也其釋尺字云十寸爲尺尺旣爲十寸則知周尺雖卽古之咫然亦自分爲十寸故謂周尺止于古之八寸則可謂周尺止分八寸則不可且尺之長短虞夏以前則生於律故書云同律度量衡殷周有天下其立權度量與改正朔諸事皆與民變革見大傳故其時律尺自爲律尺僅守於樂官而民用之尺則因璧以爲之準考工記玉人職云璧美度尺好三寸以爲度是也就觀玉人所制桓圭琬琰璧琮璋中琯皆九寸其于瑑圭璋琮琬則直言八寸使周尺止分八寸則凡八寸者何以不言尺九寸者何以不言尺有一寸乎范

景仁不明尺皆十寸而曰王制古步八尺八寸之尺也今步六尺四寸十寸之尺也然則古步今步同矣何以古者百畝爲今之百五十六畝有奇乎陳用之據玉人典瑞鄭注謂周時八寸十寸皆爲尺而以此文六尺四寸爲八尺取爲八寸尺之證此與范景仁之失同皆泥于舊聞而不考之經傳者也愚有辨尺度書二首詳言之附載周官辨非後

月令一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日在奎季春之月日在胃
孟夏之月日在畢仲夏之月日在東井季夏之月日在柳
孟秋之月日在翼仲秋之月日在角季秋之月日在房孟
冬之月日在尾仲冬之月日在斗季冬之月日在婺女

按月令每月首言日在此指日躔言俗所謂過宮也鄭注以日月會言之誤矣夫日月之會必在朔日而日躔必隨中氣故日月之會多在前宮

如孟春以娵訾爲本宮而日躔未至十月之會尚在玄枵餘月類推

至日躔本

宮月與日相去有遠至數宮者

一晝夜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一宮凡三十度

有奇約二日有奇而月過一宮

唯閏月後月之朔日月之行同宮然其相會之

時刻亦未必與日躔之時刻脗合有先一二時或三四時者夫月之行速一日差日十二度有奇唯會在躔後則在本宮若會先一時則至躔時已約差一度先二時或三四時已差二度若三四度是則日躔在朔雖行同宮而其會尚非本宮況日躔之去朔遠者哉且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宮日躔一月一宮有閏月之歲日月多一會而躔次止十二宮也

如以日月會言日在何以處閏月之一會乎又況記文止言日原不必牽月爲言也

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祀戶夏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祀竈中央其帝黃帝其神后土其祀中霤秋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祀門冬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祀行

按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頊此五人帝配五行者也五時迎氣祭五行而人帝配焉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則五行之官是爲五正從祀於五人帝左傳家語謂之五祀者也此唯天子得祀之至戶竈中霤門行之五祀則上自天子下至大夫士皆得行之祭法天子七祀云皆不可信說者謂夏祀竈冬當祀井月令冬祀行是記之誤白虎通云月令其祀井夫井水日用所

資不輕于竈行非水類何獨祀於冬其理頗長故後世多因之

鴻雁來

呂氏春秋作候雁北當從之蓋仲秋之鴻雁來季秋之鴻雁來賓自北而來南也孟春則自南而北矣月令一篇原從呂氏春秋簡出凡篇中字句不同者皆當闕原本求解爲是特爲拈出迎春於東郊還反原本反作乃屬下句讀宿離不貸原本作不忒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原本參在于上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原本作入舞舍采季春命國儺原本作國人儺孟夏迎夏於南郊還反原本作乃與孟春同仲夏毋燒灰原本作毋燒炭季夏無或差貸原本貸作忒以搖養氣作搖蕩于氣毋發令而待作發令而干時神農將持功句首有命

字可以美土疆原本美作化 孟秋迎秋還反亦作乃 季
秋師興不居原本作師旅必興 仲冬飭死事原本無此句
季冬雉雊雞乳原本作乳雉雊

春居青陽夏居明堂中央居太廟太室秋居總章冬居玄
此等名號唯明堂自古有之其餘不見于他經必呂不韋以意
定之欲施之平一天下之後者也然自古唯天子之始祖廟得
稱太廟今以生人所居于其中堂俱稱太廟此何義乎不韋自
成不韋之書吾還其爲不韋之制而已必欲多爲之說奚爲乎

毋殺孩蟲胎天飛鳥

按魯語澤不伐天韋昭注云草木未成曰天此文已及孩蟲胎
飛鳥下又言毋麇毋卵則恩及飛潛動矣天字從國語解則植
物亦皆得所益見周至上文禁止伐木則成材者也

孟春行夏令行秋令行冬令

按諸家於行令俱云君子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之令仲春行
仲夏仲秋仲冬之令餘倣此又曰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
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
愚謂人君行令或失於怠或失於忘必無擇時而失者也必若
諸解是孟月必擇孟月而失仲季必擇仲季而失矣且孟春行
孟夏孟秋孟冬爲失令將孟春行仲夏仲秋仲冬之令及季夏
季秋季冬之令爲非失乎孟春行孟夏孟秋孟冬之令則感召
咎證如此設人君於孟月有行仲季令者卽無所感召乎記文

言此戒人君行令不容差忒解者當渾融以會其意若過爲分析反失之矣或曰如此則寅申巳亥子午卯酉辰戌丑未其類不相應奈何曰咎證之應或以其類人君之行令不能保其孟月必不行仲季之令仲季必不行孟令也再按每月之令有因時而行不可通於他月者有可以常行者有是日不可行卽他月亦不可行者卽以孟春言之如迎春祈穀耕籍布農諸事此因時而行不可通於他月者也如布德和令行慶施惠守典奉法掩骼埋胔諸事此可以常行者卽行之他月必不召災也至如變天道絕地理亂人紀兵戎從我起諸事此是月不可行卽他月亦不可行行之不但如記所言咎證之應已也然則所謂行某令行某令者豈犯其所禁如伐木覆巢諸事乎然此瑣

瑣之事必非天子自行而謂君於某時行某令則咎應如此其說終未可通反覆思之蓋天時之失令也其咎應則如今之田家占驗也曰若是則人君失令可弗恤乎曰吾非謂人君可以失令也特就所應咎證驗諸所行之令有以知其爲天時之失若夫人君之令已詳於每月從之則得違之則失不旣昭昭哉

仲春命樂正習舞釋菜

呂氏春秋作入舞舍采注云入學宮也舍置也置采帛於先師之前以贄神也按夏小正云二月萬用入學丁亥者吉日也萬也者干戚之舞也入學也者太學也謂今時大舍采也據此相參益知當從呂紀原文

季春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

按夏小正二月祭鮪鮪者美物也魚之先至者也其至有時謹記其時三月祈麥實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故急祈而記之也據此則薦鮪祈麥是二事不相因

仲夏養壯佼

佼矯通強也

季秋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受朔日

舊說因秦建亥以此月爲歲終非也考史記秦之以十月爲年始在始皇二十六年一天下之後月令成於不韋主用夏時意其時東周既滅不韋擅政已改周正之建子而爲建寅至始皇一天下之後即因建寅而改十月爲年始是謂建亥然非不韋著此書之本意也因始皇後日建亥遂取建亥以釋是書可乎

然此季秋而曰爲來歲受朔日何也頒明年正朔也諸侯國有遠近故於季秋頒之而正朔則是建寅此時秦雖未一天下而有天下已過半必有頒朔之事若據此來歲受朔日之文謂此書即主建亥則孟冬有云祈來年於天宗季冬有云順時令以待來歲之宜者來年來歲又將何指乎不韋改建寅說見質疑孟冬大飲烝
大飲者天子養國老庶老鄉國則徧行鄉飲酒之禮也烝冬祭也是二事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

此秦國所行之禮不韋即著之以爲天子之禮耳孔疏謂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按郊特牲言天子大蜡八不及此數者豈數

者之祀反小而不得謂之大蜡乎必不然也所以於此月祈來
年者秦初奉周正朔此月之次月卽是來年故祈於此月此改
建寅尙因之而未變耳

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臘祭在周爲蜡祭但郊特牲載八蜡不及先祖五祀而此言臘
先祖五祀亦是秦國所行之禮且是月旣烝則已祭先祖五祀
已分祀於四時此復臘之不病數乎臘爲秦祭而左傳云虞不
臘者周以亥月爲臘月是月索饗萬物卽名蜡祭秦則直名之
曰臘其祭之神亦異獨勞農休息則同於周耳

仲冬命之曰暢月

是月陽生故曰暢月陽方生而曰暢者扶陽之義喜之之詞也

不與上文連

曾子問

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
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
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已葬壻之伯
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
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
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先儒於此章不得其解謹爲辨之其葬而致命謂雖已葬而喪
未除不可行昏禮需除喪卜吉之意原非使之別嫁他人也其
弗敢嫁蓋曉致命之意弗敢從前吉遣嫁以俟其除喪原非欲

嫁他人而不敢也今乃以致命爲恐失嘉禮之時使之他嫁以弗敢嫁爲弗嫁他人固已謬甚至壻弗取而后嫁之謂壻守前說不取其請而后此女嫁於他族噫此豈聖人之言乎夫旣云納幣有吉日則六禮已行其五特未親迎耳免喪之後何不可娶而必令嫁他族邪考士昏禮宗子父母沒則已命人迎而不親往故有不親迎之禮此云壻弗取者不親迎也而后嫁之卽嫁此壻也內則篇云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所謂有故卽有父母之喪也二十三而嫁卽嫁十五許嫁之夫也禮曲云女子許嫁笄內則云女子十五而笄豈適他人乎要知免喪之後男必娶女必嫁舍已定之婚配而別求他偶卽六禮豈能遽行歲月更須有待所謂嘉禮之時恐因之而更失矣且前此納采問名納吉納

徵請期皆其父主之媒氏通之告於禰廟而行之亦旣慎重其事矣一旦無故而絕之此豈近於人情乎或疑魯文公娶在三年之外君子尙譏其喪娶免喪而娶志不忘婚君子惡其忘親也指喪中夫春秋所以譏喪娶者以爲三年之內不圖婚僖公之薨未二十五月而遽行納幣諸禮故雖娶在三年之外而圖婚則在三年之內是以譏之也此旣納幣有吉日而後居喪喪畢而成禮豈有圖婚之志乎若因其終娶而遽誅其志聖人不若是已甚也

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

之黨示未成婦也

三月廟見卽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也謂行祭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於禰卽士昏禮所謂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鄭氏注昏禮三月祭行爲助祭而不指爲廟見孔氏又因昏禮無見祖廟正文遂於此條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按下文云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可見廟見非指祭禰何則祔必以昭穆孫婦必祔祖姑皇姑祖姑也生時未廟見故死不遷不祔昏禮記所謂三月然後祭行者乃行祭於高曾諸廟而以婦見與此記三月廟見之文相發此謂士也若大夫有始祖廟者則并見始祖廟也其或支子之小宗止有禰廟若祖廟或未有廟者則已見於已所得祭之廟而餘廟則統於宗子以見之也三月而見者歲有四時之祭率三月一舉婦之廟見必依於時祭然婦入而遇時祭或一月而遇或二月三月而遇遠不過三月舉遠以包近故曰三月非必定於三月也廟見必依於時祭者時祭必有主婦薦豆且亞獻有諸婦助祭所取而爲冢婦也舅存則從姑舅沒則姑老而婦卽爲主婦所娶而爲冢婦也亦必從姑若宗婦故必於時祭之先擇日行之而後可以與於祭其不卽於時祭見者祭禮煩廟見禮簡且祝辭難兼故於祭禰言擇日明不與時祭同日也廟見之禮若何卽儀禮三月奠菜之禮通之可也廟見亦擇日祭禰亦三月互見也廟見亦成婦義祭禰亦稱來婦亦互見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爲無主耳 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

祫祭卽王制所謂祫禘祫嘗祫烝之三祫也合祭於太祖之廟故曰祫祭於祖謂別有祫祭者非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

當祭而日食可承上章謂是嘗禘郊社五祀之祭至大廟火止宜言是郊社五祀之祭不可及嘗禘蓋嘗禘行於大廟如當嘗禘而大廟火則救火不暇安能接祭乎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禭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其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

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

檀弓云君卽位而爲禭歲一漆之故出疆卽以禭從備急變也喪大記禭之外有屬與大棺此云以禭從則在外大斂止於禭屬與大棺殯時備用其殯服供殯事之物也闕觀闕非毀牆之謂此言闕不言門下言門不言闕相互也升自西階周人殯於西階上也時已大斂尸旣在禭入卽可殯故於西階舊說謂柩從外來有似賓客故就客階非也小斂尸未入禭入時尸在前禭在尸後子在禭後故曰子免而從柩升自阼階周人大斂於阼時方小斂升阼階就大斂也舊說謂親未在棺猶以事生之禮事之亦非也

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

按此篇云祭殤必厭大戴禮天圓篇云無尸者厭也知此不厭祭當從吳幼清解謂但祭正統之親不及宗子殤之陰厭不及凡殤與無後者之陽厭爲是蓋祭成喪必有尸有尸則非厭先儒因特牲少牢二禮未迎尸之前祝酌奠於鉶南以祝神此時無尸遂謂之陰厭尸出之後養畢佐食徹尸俎設於西北隅此時無尸遂謂之陽厭非也夫祭之初祝酌奠祝神者此降神也天子諸侯之祭用鬱鬯之酒灌地降神大夫士不得用故於尸未入之前祝酌奠於鉶南祝饗佐食取黍稷膚祭於苴茅上祝取奠解祭於茅主人再拜稽首乃出迎尸此非降神而何奈何

以爲陰厭也此禮詳見士虞禮蓋士虞特牲少牢本互見也若夫養畢西北隅之設正如士喪禮大小斂之奠既徹必設於序西南當西榮處不褻神餘也禮器云設祭於堂爲祔於外于彼乎于此乎此君祭然也特牲少牢之改設於西北隅亦卽于彼于此之意奈何以爲陽厭乎且厭之爲言飽飫之義也祭方始而奠祝安得遽飽下章言陽厭當室之白以其在屋漏受牖之明處故曰陽也今考二禮之改設則非用筵非蔽之也筵席也且闔戶牖俾之幽闇于當室之白謂何吾所不取也

殤不耐祭

殤孫雖耐祖然祭祖時孫不得與故曰不耐祭蓋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殤別有祭下文自明先儒因喪服小記

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遂改此文爲殤不備祭殊可怪也

文王世子

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

在字當如字解後同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胥鼓南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大樂正學舞于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

先王立學造士其教非一端其居非一處蓋學其統名而瞽宗

上庠東序卽一學中之別名也其官則大司成爲之長主論說大樂正次之主授數其屬有小樂正教干及詔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而大胥贊之學干有籥師教戈而丞與胥贊之大師主詔絃誦執禮主詔禮典書主詔書因其人因其時而教行焉三代盛時所以無不成之材也

公族在宗廟之中其登餼獻受爵則以上嗣

宗廟君之宗廟也上嗣公族之適長子也此言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公族助祭者有此登餼獻受爵之禮唯上嗣得與重適也其禮亡無可考舊說引特牲禮爲據特牲士禮也豈可語于天子諸侯之祭乎愚於特牲禮嗣舉奠及祭畢宗人遣舉奠食餼甚以爲疑求其說而未安斷不敢以其近似而據爲此節之解

也按祭統云尸謏君及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大夫起士八人餽士起具陳於堂下百官餽是則餽有登堂不登堂之異矣又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有獻則有受是獻與受爵只是一事特未知上嗣之於此二禮如何耳

其公大事則以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

公族之於天子諸侯以親則父兄子弟也以分則君臣也喪服臣爲君服斬衰三年衰三升有半此不分同異姓親疏族屬皆然而其位次序則依其本服之精麤如君之諸父兄子弟齊衰其本服也是爲麤其從父兄子弟及再從三從者大小功總

麻其本服也是爲精麤者親而在前精者疏而在後陳可大謂臣爲君服斬衰衰制雖同而升數多寡各依本親若是則本親在大功者服八升九升布之斬衰本親在小功者服十一升十二升布之斬衰矣抑何不考之喪服乎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按王制云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詳味此章乃是以燕禮養老而其升降獻酬與其席次當如鄭注準鄉飲酒禮推之何則燕禮膳宰爲獻主此則天子親獻燕禮大夫爲賓賓唯一人此則有三老五更羣老故鄭謂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眾賓其言良是發咏謂

醴珍既具天子遂迎老更入門此時樂工奏樂故云發咏入門之後揖讓升拜至拜洗拜送爵三老受爵卒飲而樂止三老酢於天子樂又作天子卒爵樂又止郊特牲所謂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又云卒爵而樂闋卽此也然燕禮賓至庭乃奏肆夏賓受爵樂止與郊特牲所言不同者燕禮是君燕其臣郊特牲是賓主相燕故禮稍異養老事大天子親獻宜從賓主相燕之禮而五更羣老之獻亦必皆有樂退謂天子獻三老三老酢天子天子酬三老畢三老乃降立西階下當序東面一如鄉飲酒主賓獻酬畢賓降立之儀而五更羣老之獻一如鄉飲酒之介與眾賓其降立之儀亦同蓋自省醴以至獻酬天子必躬親之所謂修之以孝養也祭義及樂記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以食

禮養老也說見樂記

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正君臣之位是言席次當考鄉飲酒禮燕禮大射儀諸禮始明鄉飲酒主人席阼階上西面燕禮大射儀公席亦在阼階上西面今養老畧同鄉飲酒禮則天子主席當在阼階上西面與燕禮大射儀公席同燕與大射宰夫爲主人公席于阼乃是君位今天子踐阼行事雖主位實君位也三老之席如鄉飲酒之賓當在戶牖間南向與燕禮大射之賓席同五更之席如飲酒之介當在西階上東面與燕禮大射樂工之席畧同羣老之席當如飲酒之眾賓在賓席之西與燕禮大射儀小卿及大夫之席畧同燕與大射之賓工及小卿大夫之席乃是臣位今老更雖

居賓介之位實則臣位也故曰正君臣之位天子居君位是貴老更居臣位是賤老居賓位是貴更居介位是賤故曰貴賤之等等位既正而上下之義行矣

禮器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按義理爲文此意最精本固爲內文亦非外禮以義爲質安得爲外謂之文者亦就忠信對言耳有忠信之實心以爲主而裁度吾心必合於義理之安而後行之行之得其條理卽謂之文由內心有義理之裁制斯外自得其條理故曰義理禮之文也無文不行禮以義起也

禮有以少爲貴者大路繁纓一就 有以素爲貴者大路

素而越席

大路祭天所乘之木路也殷周皆然先儒信周官謂周祭天乘玉路玉路就多而文飾則是以所賤事天已豈其然乎大戴禮朝事篇曰天子樊纓十有再就上公九就侯伯七就子男五就要知周常時所乘未嘗不以多爲貴文爲貴而此獨貴乎少與素者尊祭天之車也郊特牲言周郊而曰乘素車素車非卽此大路乎愚於周官巾車詳辨之矣

禮有以文爲貴者天子龍衮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此周冕服之制龍衮黼績於衣黼黻繡于裳天子至尊故取衣之

龍以名諸侯大夫卑故取裳之黼黻以名衣尊而裳卑也又諸侯有國主斷國事黼之言斷也大夫輔國主辨國是黻之言辨也冕以朱綠爲藻亦周制先儒疑爲前代之制非也餘見周官司服條

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頻宮

頻宮魯學名古人立學必有先聖先師魯立頻宮以后稷爲先

聖文王爲先師

說見郊特牲

將郊而先有事告后稷也季秋大饗明

堂亦先有事以告文王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六終

湘陰吳宗實校
善化劉鐸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七

南菁書院

禮記偶箋三

四明萬斯大充宗著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郊祭天用特牛配以后稷亦特牛故召誥用牲於郊牛二社稷主祭畿內土穀之神祭法所謂王社也配以句龍后稷皆用大牢召誥社於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止一大牢者祭率土地祇無稷無配故也說見下文

諸侯不敢祖天子

說者據左傳魯襄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謂魯以周公故得祀其所出之祖故立文王廟非也又有謂成王賜周公以

皇清經解續編

禮記偶箋三

天子禮樂得行郊禘故立文王廟亦非也左傳雖言周廟不明言是文王廟而魯之郊禘始于僖公其謂成王賜之者後人假托之辭也魯安得有文王廟左傳所云周廟蓋卽頤宮也魯立頤宮之學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先師後人見后稷文王爲周天子之祖而魯得祀之於學遂謂爲周廟是則魯之祀后稷文王於頤宮者以之爲先聖先師而非以爲祖也謂之周廟已非其義謂之文王廟不幾於祖天子乎使魯果祖天子而立文王廟此記何以不明言之也或曰諱之也夫記禮之文與春秋不書內惡異何爲而諱之乎曰子何以知頤宮祀后稷文王曰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頤宮先有事者告后稷也周公之言曰文王我師也然則魯學以后稷爲先聖文王爲

先師何疑哉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

按喪服傳寄公爲所寓齊衰三月言與民同也蓋不臣者主之所以厚賓服之者賓之所以報主各盡其道而已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

此天子於夏日至祭率土地示於北郊之社也卽大折卽方丘無稷說詳質疑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

陽位也掃地而祭於其質也 於郊故謂之郊 郊之用
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
十有二旒則天數也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
而設日月以象天也

郊卽太壇卽圜丘此文言周郊事最詳車旂冕服一以此文爲
正辨見學禮質疑及周官辨非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
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
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
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
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庸事也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

蟲毋作草木歸其澤

八蜡司嗇一百種二農三郵表畷四貓五虎六坊七水庸八蓋
司嗇卽先穡不可分爲二貓虎二物不可合爲一經文自明諸
說未了主先嗇而祭司嗇謂八蜡以先代始嗇之人爲主而司
嗇卽始嗇之神故以爲首報嗇二字蒙上司嗇百種二者而言
言祭二者皆所以報先嗇也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
爲主

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 黃衣
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

京山郝氏云皮弁素服天子諸侯蜡祭之服黃衣黃冠民間蜡
祭之服此說是也先儒謂蜡用皮弁素服臘用黃衣黃冠玩此

記上下文俱詳言蜡事竝不及臘奈何意爲牽合乎按周以亥月爲臘月故宮之奇有虞不臘之言謂不及臘月非謂不及臘祭也秦則臘月卽名臘祭而所祭者及先祖五祀與此篇所言蜡祭不同說見月令臘先祖五祀條雜記子貢觀蜡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卽息田夫也

內則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眾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

族人於大宗不定是兄弟或尊而爲祖父行或卑而爲子孫行彼爲宗子卽當宗之故雖宗子爲吾之子行或從弟猶當歸器物以奉之不敢以卑幼而忽之也子弟且然況父兄乎必獻其上就尊行爲宗子者言子弟不可言獻故曰歸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

教教者之事學學者之事十年之前知慮未開故須教者爲主而使之學十年以後知識漸通故須學者爲主而予以教古人

六藝皆於幼時習之八年教讓卽禮也故十年曰禮帥初十年學書計是書與數也十三年學樂舞學射御則六藝全矣讀者慎毋泥二十始學禮之文謂禮非幼時事也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袞以祭

此天子祭服之正也冕十二旒袞十二章貫玉之藻用朱綠舊說此服唯施於祭宗廟非也凡祭皆然辨見周官司服或曰祭有大小章服豈得無別曰祭之大小以神有尊卑也然祭之者爲天子豈因是而異其尊卑乎天子十二章上公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一定之制天子而服臣下之服斷無是理也

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

天子聽朔於南門外說者謂是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于理或然至謂告朔亦於明堂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非也每月告朔用特牲祭法謂之月祭天子諸侯宗廟皆有月祭則天子告朔於廟可知閏月告朔同而聽朔異觀魯文不告閏朔左氏以爲棄時政則閏月同告于廟可知而聽朔之異則此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是也門卽明堂之門南鄉皇氏謂明堂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恐未然

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

聽朔於大廟則告朔亦於大廟矣穀梁子云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於禰廟此言聽於大廟是受于禰廟而藏于大廟也故於大廟告朔竟卽於大廟聽朔而後徧告於高曾祖考之廟皆

以特羊祭法謂始祖高祖廟無月祭非也

登席不由前

句

為躡席

為去聲

禮席升降正由上下羣居升席則趨隅皆不由前所以然者為躡席也說詳曲禮

深衣

參用師說總錄深衣篇便考也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綃衣以裼之麕裘青紵褰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 裘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

觀此則知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去襲衣曰裼加襲衣曰襲裼衣直領故見裘之美襲衣即深衣深衣衣裳相連全體掩蓋美不外見故曰充美

尸襲

後章云禮不盛服不充即充美之謂也尸襲者以孫之身象祖之身禮盛充美故襲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

徵角宮羽言佩玉之制有厚薄之分故其聲有清濁之異五音宮最濁角清濁之間徵次清羽最清玉厚則聲濁為宮玉厚薄中則聲清濁中為角玉次薄則聲次清為徵玉最薄則聲至清為羽五音宮為首故左次生徵故右次生商居五之中故不列次生羽故左次生角故右左先右後故佩玉之制亦以相生之序一先一後也玉既合乎宮徵而君子之趨行進退復皆有節

故衝身觸佩自然鏘鳴中律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此謂郊時也王衣大裘衮衣以裼之郊特牲云王被衮以象天是也衮外更襲以衣是之謂充美路車郊特牲所謂素車卽木路也蓋大路也素車也路車也木路也一而已矣

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公事自闕西私事自闕東

按聘禮行聘享時賓介皆入門左此公事自闕西也及行私覲賓入門右擯者辭乃入門左上介亦然士介初入門右擯辭士介不敢入門左卽於門外拜送是私事不皆自闕東也禮特言其初耳

明堂位

朝諸侯於明堂

此篇所言朝諸侯之位及所謂明堂明諸侯之尊卑說皆不經至謂朝諸侯於明堂則實然也古者天子巡守朝諸侯於方岳之下皆於明堂受朝故孟子時齊宣欲毀明堂此則東嶽之明堂也東嶽有明堂則西南北嶽亦有明堂可知四嶽皆有明堂則畿內亦有明堂又可知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非畿內之明堂乎考工記云周明堂東西九筵筵九尺南北七筵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則明堂之制也獨其處所經傳無文從來之說明堂在國之陽而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夫聽朔必於明堂則謂在國之陽者是也然而朝諸侯於明堂經未實有所指考之覲禮有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

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上介皆奉其君之旂
置于宮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
反祀方明此載在覲禮既終之後蓋指天子巡狩諸侯朝於方
嶽之下有明堂以受朝此宮卽方嶽之明堂也畿內則天子受
覲於廟既覲之後當亦就明堂以布政其壇在方嶽者以祀方
明在畿內者卽子月日至郊天之大壇明堂大壇同在三百步
內古者步百爲里方三百步方三里也大饗明堂則以文王配
說者緣此謂明堂卽文王廟豈有當乎大戴禮明堂篇載明堂
之制與考工不同而茅屋蒿宮殊近怪妄獨所云其宮方三百
步與覲禮合則覲禮之宮卽明堂益可知矣明乎此制則淮南
子淳于登公玉帶諸家可以盡廢先儒紛紛其說奚爲哉

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
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
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孟春建子之月也周天子一歲祭天凡四郊也祈穀也大雩也
大饗明堂也四者之中唯郊大報天禮爲盛大據此文魯直僭
行日至郊禮而祈穀大雩更不必言故孟獻子曰正月至可
以有事於上帝與此合唯左傳有云啟蟄而郊又云郊祀后稷
以祈農事先儒信之遂謂魯雖僭郊止行祈穀禮不行日至禮
豈知左傳所云者固皆魯僭郊之後諱言日至之郊而托言祈
穀以輕其事猶其自僭王禮而托於成王之賜如此文之說也
餘詳質疑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

按此文言禘周公於大廟而不言祭文王合之公羊文二年大事於大廟傳言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而不及所自出之帝觀之知魯但僭用天子之禮樂如此篇所云者以祀周公非必祭文王爲所自出之帝以周公配也上文云祀帝於郊配以后稷若果祀文王以周公配亦當如郊例明言之矣又孟獻子云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魯遂以七月行禘此言六月殆初行禘時如此後乃因獻子之言而定于七月耳說詳質疑

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服冕服也四代皆十二章虞以韍名故曰韍冕禹之致美乎韍冕猶仍虞名也後更以山名殷則以火名周以龍章名龍形袞

然故名袞冕先儒謂爲韍制四代增加豈一韍而備諸采乎且山龍皆衣之章而下移於韍聖人不若是無別也

讀明堂位

予嘗讀左氏傳齊桓公問仲孫湫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吳季札聘魯觀樂歌則風雅頌畢陳舞則異代咸備竊疑魯雖周公之後亦諸侯之國耳奚以獨備禮樂豈制作出自周公故魯獨守之乎王朝侯國制各不同當時侯國禮樂諒必同時班布魯不得獨異也謂周公制作魯獨守之是周公自私其子孫矣有是理乎然則魯何以獨備禮樂曰因郊禘而有之也魯何以得有郊禘曰僭也成王之賜伯禽之受非乎曰重耳請隧襄王猶

知卻之成王賢主也必不以非禮加人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伯禽固知禮者必不以非禮受其謂成王賜而伯禽受者蓋魯後人既僭用之恐遺譏後世假先王先公以自文耳然則仲孫湫韓宣子何以稱之曰僭既久矣卽魯之子孫亦且相忘況他國之卿乎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曰是則然矣孔子嘗言魯一變至於道又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非與其禮樂之獨存乎蓋孔子之時周衰已甚禮樂淪亡猶幸魯僭竊之餘尙存十一于千百孔子此言殆因敗以爲功之意也東周可爲卽公山叛人無不可往孔子救時之苦心大不得已也然則魯之守禮樂非乎曰非謂守之非也冒而行之不可也歌雍八佾大夫儼然天子君實啟之其又奚尤故人知周禮賴魯而存予謂周禮由魯而亡因讀明堂位爰誌於後

喪服小記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惟適孫得祭祖外此雖支子之適子亦與庶孫同不得祭也

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

按禮云喪有無後無主此言爲庶母爲祖庶母蓋爲之喪主也若云爲後則此子業爲慈母後矣何得又爲庶母祖庶母後乎況以孫爲祖庶母後昭穆更不合邪

大傳

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

禘卽王制祭統所謂時祭之禘也行於每歲午月上追自出之
帝下及毀廟未毀廢之主爲合祭之大故又曰大禘或曰經言
以其祖配之恐止以始祖配諸祖不及也曰詳玩下文諸侯大
夫士之文卽知天子之禘當爲祫矣况確有王制祫禘之文可
據乎辨見質疑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
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
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按武成云丁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與此不同以書爲正追王之說與中庸不同
以此爲正先儒泥中庸追王大王王季之文及緯書之說謂文

王早已稱王且謂文王已追王大王王季號謚未定至武王時
定之而周公之追王大王王季乃以王禮改葬而其不改葬文
王以其先以王禮葬故也凡此皆誣妄之詞也緯書之言固不
可信卽中庸所云亦當善會章內言文王屢矣此復言周公成
文武之德故於追王止言大王王季而不及文王文勢如此實
包追王文王在內也不然豈小心服事如文王而及身稱王也
哉

宗法 詳見質疑

少儀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

此言本坐之人有受於立者有授於立者則起而不坐若坐而

不起是直情徑行矣舊解非

贊幣自左詔辭自右

按聘禮賓介私覲宰於公左受幣是贊幣自左也覲禮既覲天子使諸公賜服太史致命公在左太史在右是詔辭自右也

凡羞有滫者不以齊

滫汁也少宰儋尸有羊肉滫羊匕滫豕匕滫羊肉滫滫中有肉者羊匕滫豕匕滫純滫無肉者此言羞有滫者蓋羊肉滫之類已有鹽梅之和故不以齊若大羹直是清汁不齊不必言也

尊壺者面其鼻

此專就人君說尊壺非謂尊與壺尊猶設也壺酒尊也儀禮尊兩壺於房戶間面其鼻言設君之酒尊者必以鼻鄉君玉藻云

唯君面尊是也

學記

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說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

比年入學專言升入國學者蓋十五入大學後乃中年考校知是五次乃爲大成而足以化民易俗也故曰此大學之道也考校是主教者之事而中年考校則就學者言蓋入學者既比年皆有則考校亦必比年舉行特就其中分別其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者而異視之其未三年七年者則去年已考今年始

舍之可也如此則雖比年考校在入學者是二年一受考故曰
中年考校考校在禘後

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

禘行于每歲午月必卜禘後乃視學使學者得以優游其志而
精其業也視學何爲考校也先儒信五年一禘之說謂不當禘
之年亦待時祭之後然則何必言卜禘乎

樂記

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
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按周人養老兼用燕禮饗禮食禮故文王世子篇所云養老是
燕禮也此記所謂養老是食禮也其禮無可考見畧準公食大

夫禮言之謂之食者但食飯而不用酒獻酬也鼎俎七牲用大
牢割牲食禮不見養老則天子袒而親割也公與賓升之後宰
夫自東房授醢醬公設之蓋醬爲饌之本故公親設養老天子
亦親設也既陳饌宰夫實飲酒于醴加于豐設于豆東三飯之
後宰夫進漿飲于稻西是卽醕爵也庭實既設賓遂飲漱奠於
豐以降受幣乃復入卒食三飲食禮公不親醕養老則天子親
醕也食禮不樂舞養老則天子親舞凡所以敬老也

雜記

遣車視牢具疏布轄四面有章置于四隅載糒有子曰非
禮也喪奠脯醢而已

遣車視牢具說具檀弓疏布轄四面有章車之飾也置于四隅

載輶謂載輶于車之四隅倒文耳所以置于車之四隅者以乘車已載旃皮弁服道車已載朝服橐車已載蓑笠等物于中故置輶于四隅也

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泄柳之徒爲之也

悼公弔有若之喪子游擯由左尊君也當時緣此賓弔亦由左則非矣泄柳因循未改其徒能復之故志之

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

虞祭皆以葬日爲始士葬月卒哭間日行祭大夫以上間月卒哭若亦間日虞則終虞與卒哭相去日遠于檀弓所言必於是

日也接不合竊意大夫以上初虞皆是葬日自後或間五日或七日若九日以虞之多寡與日之遠近爲差唯終虞與卒哭耐祭三祭接續行事詳見檀弓

孟獻子曰正月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

日至在正月七月可以爲周正改月改時之證郊禘對言可以爲禘祭每歲舉行之證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

曲禮言凡摯諸侯圭而此文更詳其長短廣狹厚薄之度且降殺以兩形制昭然先儒信周官而謂子男執璧何也

祭法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禘卽王制祭統所云時祭之禘行于每歲午月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之帝於太廟而以太祖及毀廟未毀廟之祖配之也郊子月日至祭天於南郊之太壇而以祖配之也祖始祖百世不遷之廟也宗後世有功德之祖尊之爲宗與太祖同爲百世不遷之廟也周初始祖后稷郊亦配稷而文武並爲不遷之宗東遷之後乃以文王爲始祖武王爲宗說詳質疑 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周公所制特典蓋於季秋大饗上帝

於明堂而尊文王以配之明堂卽觀禮見諸侯之宮其方三百步爲壇而四門者也將祀明堂亦告類宮鄭氏牽孝經宗祀以釋此文殊不合

燔柴於太壇祭天也瘞埋於太折祭地也用騂犢

太壇卽南郊之圜丘太折卽北郊之方丘下文太社亦卽此也蓋以其至尊而言則曰太壇曰太社曰太折以其形而言則曰圜丘曰方丘名雖殊其實一也祭天地皆用騂犢第郊唯特牛社則加羊豕而爲大牢耳

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

太社天子祭率土之地示者也與郊對舉無稷王社天子祭畿

內之士穀者也不與郊對舉有稷祭以勾龍后稷配國社祭竟內地而侯社祭一國土穀說詳質疑

祭義

建國之神位右社稷而左宗廟

左右路寢之左右也社稷王社侯社也考工記匠人營之

祭統

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祈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
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
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

此言酌禘嘗烝與王制同而不兼諸侯且極言禘嘗之義尤見

正大發爵賜服歲歲舉行則禘之歲行益可見世儒以王制祭
統出漢儒不可信或且推為夏殷之禮不思漢初諸儒去古猶
近所言必非無本此不可信而必緯書曲說乃可從乎

曲說指三年一

禘五年一禘之說

深衣

深衣三袂縫齊倍要袷當旁袂可以回肘長中繼揜尺袷

二寸袷尺二寸緣廣寸半

王藻

袷袖口也三袷者要尺寸之數三倍于袖口也袷尺二寸圍之
為二尺四寸三其袷為七尺二寸齊又倍之則丈四尺四寸也
袷襟也在左右故曰當旁袂可以回肘指腋下運肘處不言尺
寸者人身長短大小不等不可一定當相體裁削無過寬無過

窄可以回肘則已深衣篇曰袼之高下可以運肘卽此也長中繼揜尺言袂之長也中猶當也言袂之長與手相當更餘一尺揜覆及肘而衣一幅袂一幅其長不足揜須別以布一幅中解之繼續于左右袂方足此數故曰繼揜尺深衣篇曰袂之長短反屈之及肘卽此也袷領也以交而合故名袷二寸言其廣袷尺二寸黃先生云此言其不縫者統縫不縫則袂末二尺二寸是也緣卽純也從來言深衣者布幅廣二尺二寸度用指尺予因卽予左手中指中節爲度以度予身脊至中指端凡長三尺八寸深衣衣一幅袂一幅合得四尺四寸去殺縫二寸四尺二寸在除身脊至指端三尺八寸止餘四寸反屈之不能及肘故知須布一幅分解繼續之也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

續連屬也衽衣襟也他禮服上衣下裳不相連唯深衣則衣之下際與裳之上際相連屬故曰續衽衣裳相續獨言衽者衽綴于衣之左右舉衽則全衣皆舉且裳十二片四片屬于左右衽旣屬於衽則并此屬衽之裳亦可爲衽而全裳亦舉矣故言續衽可以括衣裳相屬之義也鉤謂鉤針密縫之也邊前後裳相合當腋下直垂處也他禮服之裳前三幅後四幅不相合唯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解爲十二片四片屬于後衣四片屬于前衣四片屬于兩衽皆縫合之但裳布半是正裁半是斜裁三幅正裁每片一兩頭並闊一尺一寸去殺縫二寸淨得九寸三幅斜裁每片一頭狹得五寸一頭闊得一尺七寸去殺縫二寸淨得狹頭三寸

闊頭一尺五寸取斜裁之一片合正裁之一片狹頭在要為一尺二寸闊頭在齊為二尺四寸正裁屬向中斜裁屬向邊左右合之要得二尺四寸齊得四尺八寸三之要總得七尺二寸齊總得一丈四尺四寸是謂齊倍要一旁是織幅一旁是剪口此須反復縫之然不必鉤也唯腋下前後裳邊縫合處皆是剪口必反復縫之更密針鉤之乃得牢固故曰鉤邊黃先生曰續衽衣與裳相連屬之也鉤邊縫合其前後也深衣之所以得名由此

裕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無厭脇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裕當腋下縫合處黃先生曰從此而員之為袂從此而削之為要故須量度肘之出入以為高下是也制十有二幅者衣六幅裳六幅也衣之六幅則以二幅為衣身長二尺二寸當腋處裁入下為要

旁屬袂二幅為袂長與衣同一幅交解為左右衽又以一幅中分繼續袂口為揜覆裳見上袂圓應規者袂屬于衣從腋下量肘之出入裁入而漸還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服時左右袂相合而員玉藻袷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縫者也曲袷如矩者衣開脰孔以袷二寸加之其兩端斜綴於兩衽兩衽交掩其袷自方

冠義

見於母母拜之

按儀禮冠者三加或醴或醕既畢取脯見於母母拜受子拜送

母又拜先儒疑之有謂脯自廟中來故拜受非拜子者有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其庸敬以伸斯須之敬者有謂此爲適長子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拜之異于眾子者考禮婦人之拜有二一肅拜一手拜肅拜者端肅立微俯躬非跪拜也手拜者手至地首至手跪拜也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則此之拜受肅拜也母拜子亦何嫌

鄉飲酒義

四面之坐象四時也

按下文云坐賓于西北坐介於西南主人坐於東南坐僎於東北言其方也又云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言其鄉也考儀禮鄉飲禮第云乃席賓主人介眾賓之位皆不屬焉不

明言方與鄉故此義特詳之然射義有曰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鄉射未射之先其飲酒與鄉飲酒禮同其布席也賓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皆正鄉也二禮相通原可互見鄭注鄉飲酒禮曰賓席牖前南面主人阼階上西面介西階上東面亦是正鄉俗儒方氏不通經義乃創爲賓面東南介面東北主人面西北僎面西南易正鄉爲偏鄉天下後世奉而行之莫有覺其非者是可歎也詳見質疑

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

齒於長也

按儀禮第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不及齒序故此義詳之言六十者坐知唯六十以上者得與飲酒坐列言五十者立侍知

皇清經解經緯 禮記集說卷三
五十以下者不得坐也故儀禮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卽指五十者也注疏不察謂儀禮爲賓賢能此爲正齒位不思戴記冠昏射鄉諸義皆就儀禮爲之發明間補其闕畧不能互明其義而強爲分析多見其支離也又孔疏謂儀禮之賓介皆以年少者爲之不更誣乎

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

明養老也

賓介豆數有常此專指眾賓言儀禮未詳故義明之於此見鄉飲酒禮賓介之外眾賓皆以齒序不得相踰故儀禮獻眾賓升拜受者唯賓長蓋鄉黨莫如齒理宜然也

射義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

按儀禮大射諸侯與其臣燕而射也其終奏貍首以射而眾耦之大夫士不以采蘋采芣鄉射卿大夫士飲酒于鄉而射也其終奏騶虞以射而記又言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若以此義文爲正則鄉射用騶虞爲僭矣豈儀禮亦不可信乎此不可解闕之可也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貢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

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句不句在此位也蓋勵有存者

鄭注曰射畢又使二人舉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不言有此行否可以在此賓位也此於儀禮有據而或有謂舉觶是罰爵者夫罰爵乃勝飲不勝勝不勝射時已定飲酒時何煩致問若謂預揚未罰之爵益無據矣其兩言在此位非謂于此時始定賓位也蓋因旅酬時鄉人觀禮者尙多故因舉觶于賓而語此以儆動之見唯如此者得居賓位也使之勉進于德耳

聘義

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

按儀禮聘賓一人介五人大夫爲上介士四人爲眾介亦曰士介儀禮舉侯伯言之也然則七介者上介一人士介六人也三介者上介

一人士介二人也介紹而傳命就行聘時賓升堂致君命而言紹繼也繼賓而進也方行聘于廟也賓立廟門西主君立於中庭擯者出請命賓執圭入門左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賓與主君揖讓升堂致命升堂唯賓一人而上介眾介亦必繼賓進立於門左蓋主君尊竝已君不敢質畧其禮也故禮器亦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蹙舊說謂上介次介末介與上擯承擯末

擯相繼而傳命此本大行人交擯旅擯爲言詳考儀禮聘之日

厥明訪賓于館

謂迎也

賓至于朝入于次

在大門外之西

卿爲上擯大夫

爲承擯士爲紹擯

主國出接賓者

擯者出請事

主君即出迎請賓行事

公迎賓於

大門內大夫納賓

大夫上擯

賓入門左

衆介隨入

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公

揖入每門每曲揖

擯介隨入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賓立接西塾

門側之堂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

請賓致命

賓執圭擯者納賓賓入門左

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

介止于此

三揖

主君與賓

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

賓升西楹西東面致命其行禮節次如此何嘗有擯介相繼傳

命之事乎鄭氏亦知其無此事而註擯者出請事則又援此介

紹而傳命之文設爲旅擯之說乃曰此但旅擯不傳命又曰天

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然則記何以言於聘義也哉此

牽合周禮之過也

覲禮亦無交擯傳命之事

皇清經解續編卷二十七終

湘陰吳宗實校
善化劉鐸

